

太上感應篇圖說

李文田題



傾人取位

傾者陷害也。凡人一官一職，俱由命定。命裏當有，不求自得。命裏若無，只做一日，也不可。得豈能妄取？况可妬賢嫉能，陰謀陷害，以取之乎？烏能一朝居也。

申錫謀誅不法欲伸公義王璠欲交通中曹罪浮於注矣邪正趨向各殊毀其未路

亦大異

太上感應篇圖說

傾人取位

信

樂善堂

王將圖不軌，更偽為交結手書，逼似申錫親筆，奏上帝怒。着法司鞫問，舉朝皆知其冤，聯名保奏，得謫開州司馬。至官憤而卒。王璠得鄭注力，遂代申錫之位。明年春，申錫夫人於堂前假寢，見申錫從中門入，引夫人出城，過澹水，前進數里，至曠野，有一大坑，坑邊有竹籠及木匣數個，皆有字記。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怒而叱擲者，數次問為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問其餘，曰：當即知之，不用預說。夫人醒，言於家人，親戚札記之。未幾，注謀逆，誅九族。璠以注黨，駢斬於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澹水之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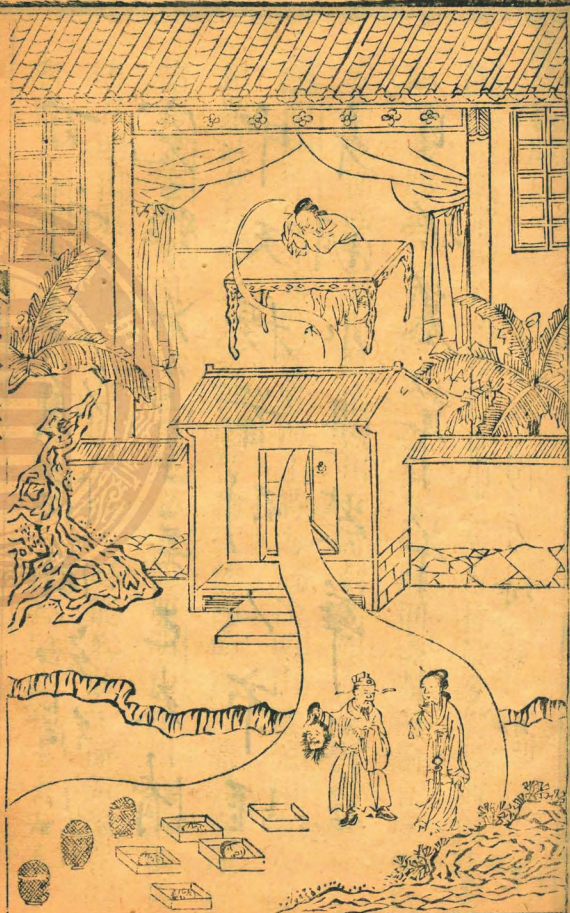
信字號第四卷

太上感應篇圖說

傾人取位

信一

樂善堂



百計思傾陷
 圖知結大
 冤雖為心上
 意已失情
 中天授首刑
 人市墜
 身潮水邊
 柴華能爰
 日孤墓草芊芊

陳序球書



誅降戮服

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古○者○殺○敵○衆○多○則○以○悲○哀○臨○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既○歸○降○服○順○則○憐○憫○撫○諭○令○反○側○自○安○苟○降○而○誅○之○服○而○戮○之○則○用○意○苛○刻○爲○報○亦○甚○烈○也○

明○胡○宗○憲○領○兵○防○倭○駐○海○上○時○海○寇○徐○明○山○號○徐○和○尙○人○材○出○衆○武○藝○超○羣○雄○長○諸○部○僭○位○稱○王○倭○國○倚○爲○外○藩○騷○擾○浙○廣○諸○省○宗○憲○與○衆○計○議○欲○征○倭○寇○必○先○降○服○明○山○始○以○檄○諭○繼○以○書○召○明○山○遣○校○答○書○云○朝○有○奸○佞○未○必○能○容○壯○士○辭○氣○激○昂○閱○者○動○色○宗○憲○歎○曰○賊○中○有○如○此○才○人○校○答○曰○此○我○主○王○夫○人○手○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誅降戮服

三

樂善堂

願身救父
懷落媚家
殿中僅見

筆也。先是金陵有名妓王翠翹係官家女其父緣事陷溺翠翹賣身救父懷落媚家姿容才調冠絕一時士大夫過南京者以不識翠翹爲愧明山在海中聞其名心懷愛慕易服爲商至金陵訪之一見心傾翠翹亦知明山非常人約爲伉儷居月餘回海遣寶馬香車迎翠翹居處服用僭擬妃后翠翹才情敏妙軍中一切文檄落筆如飛無不中窾明山愛敬之如師友言聽計從宗憲知翠翹爲明山所寵乃卑禮厚幣致明山另具珠玉釵環以遺翠翹翠翹答書致謝自是兩軍通好宗憲遣媼私謂翠翹曰徐將軍朝肯投誠暮即大官矣夫人受朝廷五花冠誥榮

寔

翠翹投江
足為明山
增色詩亦
優婉之至

歸鄉里。豈不勝在此處乎。翠翹心動。時明山心亦厭兵。許之。宗憲遣官迎接。二十里小宴。五十里大宴。儀文周備。至轅門。左右請解甲。曰釋此便行禮也。至儀門。請去。刀明山不肯。左右曰掛刀相見。乃屬員之禮。君係賓客。何用此去之。至堂。砲聲忽震。兩廊伏兵齊起。刀鎗亂下。明山大呼曰。翠翹。我遂被害。宗憲既除明山。發兵清勦。擄翠翹。至翠翹請葬明山。不許。請為尼。又不許。命給配小兵。翠翹曰。明公誅降戮服。如天道何。乃設香楮。望海而哭。曰。明山。明山。妾負君矣。題詩投江而死。其詩曰。建旗海上。獨稱尊。為妾投誠拜戟門。千里英魂如不昧。與君烟月伴黃昏。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誅降戮服

信

樂善堂

昏後宗憲以玩倭律斬亦不保其首領。蓋云報也。

秦將白起。慘毒好殺。每出兵必斬首十餘萬。又用詐謀。一夜殺趙降卒四十餘萬。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惡貫既盈。旋即見殺。於秦子孫絕滅。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至幽冥。見周武帝三重鉗鎖。一房喚昌云。卿既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並已辨了。惟滅佛法罪重。未可得免。速為吾營功德。俾出地獄。昌出。又見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問是何人。鬼卒云。秦將白起。至唐時雷殛死。一牛有白起二字。明時雷殛死。蜈蚣一條。背上亦有白起二字。其誅降戮服之罪。誠萬劫不赦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誅降戮服

信五

樂善堂



改邪歸正厥投降屈

膝仍遭劍下凶劫存身

逢提水梯英魂應自然

狼順法洪佐霖玄



貶正排賢

正方正也。賢賢良也。放之遠方曰貶。擠之失位曰排。正士賢人中外所賴。乃貶逐之。排擯之。使不得安其位。則病民悞國。上天所必誅也。

宋真宗臨崩遺詔寇準李迪俱忠誠可用。丁謂忌之。誣以朋黨。準貶雷州。迪貶衡州。連坐者甚眾。初議竄逐。王曾云。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蓋曾以第舍借準。故也。遂不敢言。前澶州之盟。乃寇準主持。謂即以此定準罪。草制云。當西塞犯順之日。屬先帝違豫之時。罹此震驚。遂致沉劇。制下使人迫

太上感應篇圖說

貶正排賢

真

樂善堂

處變如常
所以為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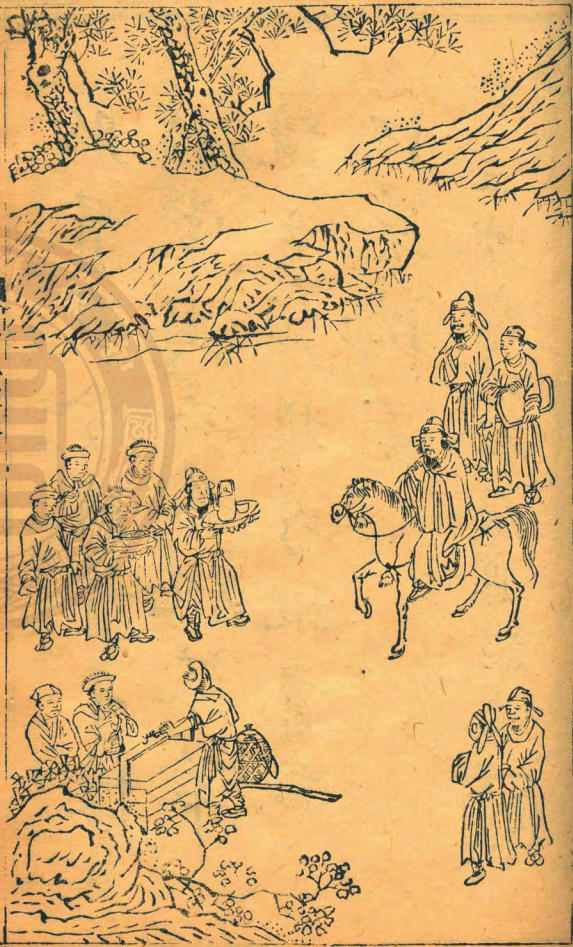
準即日就道。或勸之曰。準若貶死。如公論。何謂曰。異日史官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吾不懼也。謂必欲準死。遣中使齎勅書。以劍揭於馬前。示將戮狀。眾皆惶懼。準神色自若。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宣勅。並無賜死語。準拜謝。眾乃安。謂貶正排賢。皆賴內侍雷允恭之力。及允恭監督山陵。妄移上穴。而以吉穴留葬其母。王曾乘間入奏。上怒。立斬允恭。謂以黨惡下獄。尋謫峴州。道由雷州。或以詩嘲之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及謂至寇。以蒸羊迎之。境上握手甚歡。恐家人圖報。乃閉門。任其飲博。謂聞之。慚愧欲死。

太上感應篇圖說

貶正排賢

信七

樂善堂



胸青戈兮腹育矛懷
 私常與正為仇蒸羊
 境上頻携手縱育西
 江莫洗羞

三水龍波何慶恩敬書



凌孤逼寡

以下六句指居官而言。孤兒寡婦最爲可憐。宜多方保護之。使豪惡之徒不得佔其田產。侵其財物。方無愧父母斯民之責。若反從而凌辱之。逼勒之。令其控訴無門。烏能逃昭昭之鑒乎。

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民俱逃散。氏與僕王安戚。議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命二僕各帶五百。路中。向安云。世界荒亂。隨此孤寡。有何好處。我二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舍之而去。安正色相拒。以戲語解之。庄鄰有獵戶張升。子張一。克悍異常。素與安厚。共約行劫。

好王安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凌孤逼寡

債

樂善堂

逆報

依然空手
枉做惡人

是夜父子各執兵刃。劈門而進。寔大呼有賊。氏驚慌。携子出後門逃避。寔拋磚擲破珍哥首。將千金及衣飾。蓆捲而去。次日。寔即辭氏。帶妻往張宅同住。議各帶三百金。至臨清。販布存四百金。在張處另分。擇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寔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刺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遇人馬蜂擁而來。乃賊也。父子跪路傍。賊首喝搜其身。各得三百金。問從何處得來。答曰。乃按院謀陞者。賊首携而去。父子依然空手。自嘆命窮。又轉念曰。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細軟。猶不失爲。

不打自招
天也
惡念愈熾

小富翁回家哄。寔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趕去。妻大疑。夜間聞張屋有砍地聲。穴隙窺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妻曰。此內尚有戚寔二百兩。何故並埋。張笑曰。渠被殺登鬼錄矣。寔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裘明起獲贓物。封存內衙。張之所埋。裘盡有之。猶貪心不足。思孤兒寡婦。可以勢相凌逼。遂以諱盜不報。拘吳氏珍哥。王安到案。一拶一夾。珍哥年幼。難以加刑。責手心百十。着人關說。須千金方釋。氏折獻五百兩。始招保。時兵荒之後。着大戶助餉。上司聞有此案。檄取黃金入官。查對寔妻首狀。尙少金六百兩。復拷原盜張父子。自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凌孤逼寡

信

樂善堂

平允

知必死。因屢受裘重刑。一口咬定千金。供裘得去。裘有口難分。斃獄中。張父子駢斬於市。

爾海甯茶磨山史。禱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商於父曰。孀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父。以爲然。囑媒嫁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染指。史僅獲五金。挾之登舟。妻即病狂。作亡叔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爲此滅倫事。吾必拆汝夫婦。怒罵不休。其父禱之無效。禱入闈。精神恍惚。兩場俱見其叔。罵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出闈至寓。病不能進三場。急買舟回離家十里。死訃至。妻病愈。

徵信錄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凌孤逼寡

倅

樂善堂



策義賢財次上漚
 黃金千兩量呈謀
 孤兒寡婦依然在
 裨僕貪官命已休

穎峰葉應銓篆

穎峰

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法者朝廷以之懲惡罰罪官司以之平反是非若棄法受賂則出一重囚而受害者含冤殺一無辜而枉死者叫屈曲直顛倒得罪鬼神真不知其死所也

蘇州有徽人俞柱開張典舖生女端姑年已及笄未字人時訛傳點選綉女民間紛紛嫁娶俞欲得佳婿一時難覓正在惶懼鄰人張翁云表姪蘇茂才年方弱冠新入庠序但家道貧寒若不嫌辱門楣願爲作伐俞大喜許之翁往說合即日過聘後數日點選之事竟屬傳聞俞以女配窮儒不免懊悔適妻兄程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法受賂三句

信

樂善堂

行悞配之悔而後敬轉移之議

得賂則庚帖原媒無用是以賂棄法也

朝奉帶其子自徽來省俞命其女出見嫣然嬌好程曰甥女長成曾得乘龍客否俞告以悞配之故程曰幸未合否尙可轉移也我薄有家業子亦不俗何不買囑一人作原媒云甥女自幼憑伊許配吾子今來就姻爲劣衿霸聘赴縣控告拚以千金送官何愁不濟遂重價延訟師寫詞即賄伊作証縣令朱愛陶浮梁人性喜賄賂知兩造俱係富室大有可啖批准拘訊得俞程銀各四百兩庭質時蘇出庚帖爲據原媒張翁爭辯尤力愛陶判云事急轉許乃愛女之心未損明珠應還舊浦張不合以有夫之女妄執斧柯責二十板其原聘令蘇領回蘇曰大丈夫只

同立斷案
然蘇為公
朱為私

患無功名何患無妻笑領而出俞女歸程未經年夫患癱症臥床不起蘇登甲榜選浮梁令時愛陶已罷秩家居有女自幼許人其婿不肖逃亡十數年不歸愛陶將女另配已生子矣原婿同赴蘇案下控告蘇判云珠還舊浦俞程之前案可循將女重婚張翁之甘板難恕念係職員姑免責罰命原婿領女去後俞家被火燒程癱子無孫訟師生結喉餓死

荆州府推官魏釗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鎮此人前程遠大後當為吏部宜預識之次日果至因款留焉數日後少卿復夢神曰可怪

太上感應篇圖說

秦法受賂三句

壹

樂善堂

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爵壽亦不永矣少卿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憂歸逾年卒家亦凋零感應篇集註下同

張一索者京師刑官差役也謀票拘人動以一大鐵索自隨得錢快意方行釋放上結書吏下構禁兵妄取嚇詐無所不為三年之內致成巨富人皆望而畏之故號曰一索云後被孔巡按訪拿處死財產抄助軍餉妻女發入教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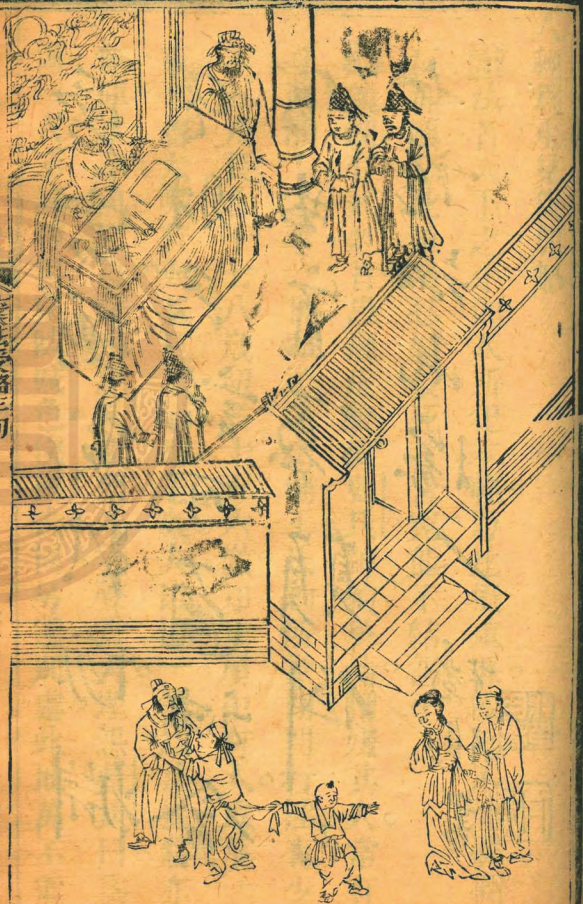
秀州書吏陸儀有一囚當杖死因受仇家厚賂遂誣凌遲處死後儀事發責革家貧甚每陰雨時見囚魂立前不數月吐血死

太上感應篇圖說

貪法受賂三句

僮

樂善善堂



愛富憚貧以悔憚
 有財只說可通神貪
 官曲宜慝顛倒已
 女語知兩嫁人

楊馬書



人輕爲重。見殺加怒。

法者天下之平。如人所犯本輕。乃比擬重罪。臨刑不加憐憫。反加嗔怒。此輩殘忍好殺。死者含冤。能不結怨乎。

鏡湖有武姓者。患癩症。娶妻藍氏。縛約多情。憎嫌其夫。常有桑間濮上之事。一日癩子遠出傭工。氏約所歡。閉門行淫。有少年五人。長者十七八歲。幼者十五六歲。知氏屋中有人。取草一束。燃着大喊。有火。其意不過嚇走姦夫。以博一笑。並非捉姦。亦無渾水拏魚之意。鄰婦惠氏聽門外笑聲。震天埋怨。藍氏曰。爲爾一人不謹。帶累眾隣。減色。俟爾夫回。另遷別處。此地萬不能

太上感應篇圖說

入輕爲重二句

信古

樂善堂

枉傷一命
天道難容
況五命乎

不知收管
孩童請看

容藍氏懷慚。即於是夜投繯殞命。地方報官。邑令鄭某。綽號剝皮。赴屍場相驗。即拘五少年到案。嚴刑拷訊。伊等自幼父母嬌養。不能受刑。俱誣服。遂以放火攢姦。逼死烈婦。斷五人律。斬藍氏。請旌五人。赴法場時。俱癱軟無魂魄。見者酸心。其父兄持牲酒香。搭抱持痛哭。鄭監斬見之。愈加震怒。云。生此不肖子弟。奚以哭爲。各責三十板。後藍氏濫受旌表。天遣雷火碎其坊。焚其屍。鄭貪酷革職。生五子。俱長成。前五少年。一日各附一身。指鄭而罵。曰。我輩被汝枉殺。今來相報。五子俱口鼻流血。舌出數寸而死。



太上感應篇圖說

八輕爲重二句

信五

樂善堂

放火攢奸大罪人
 一時戲耍便成真
 寄言若輩休頑笑
 免得刀頭戮及身

兩生梁應潮



二過皆不可有而口過人多忽暑然尤易犯不可不察

怒得無理可笑

自悔便是知過刻戒示警尚有明路

此語乃對症良方

寫緣俱解

知過不改

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下愚之人有過而不自知其人可憫其罪尚可原也夫既知過矣知過之人胸中必有見地賦性必有聰明有過向不能即改是以無心之失成有心之惡漸將流為陷溺之小人矣

山右陳都堂性善怒好責人呼杖不至則自下堂拳揮脚踢至氣消乃止曾食鷄子箸滑不得落地旋轉乃大怒連碗擲碎足踏為泥又蠅集鼻端揮之不去大呼拏了左右四下奔跑虛作拏狀半晌乃跪請曰拏誰陳曰蠅其可笑如此每當事過之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過不改

集

樂善堂

後亦知自悔用方木長三尺餘刻戒暴怒三字於上到處令侍者置面前以示警然往往一時性起即用此打人多至破頭流血一日錄囚至晚退堂怒猶不息次日即抱病面赤口渴肚腹膨脹延醫診視醫曰肝為木屬心為火屬尊官屢動無明怒氣傷肝母為子累必須平心定氣使燎原之勢既消自然病退身安徒恃藥餌無益也陳猶嗔醫為飾說面加斥逐迨病日甚一日勢將莫救然後反而自悔痛改前此之習病獲平復陳嘗謂人曰予性急善怒當其勃發時不能自禁往往忤物傷人及事過知悔已無及矣今緣是生病醫者教以平心定氣遵行未幾

卽獲全愈始知和以處衆緩以處事洵保命調元一帖清涼妙劑也乃改名退庵居士取凡事退讓不較不爭之義後果享福壽嗚呼如陳公者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甯波李燧升順治乙未進士初北上舟泊吳門巋然臨岸者關帝祠也夜夢帝詔曰汝有大禍速注釋以太上感應篇一部勸世可以免禍李覺未之信既而返擢過前度泊所復夢帝促之仍因循未果比還家又夢帝怒叱曰不信吾言禍立至矣未幾丁酉北闈事發李株連下獄始自怨艾遂在獄中輯感應篇諸注成帙授同年都諫嚴沆囑其刻施用踐夙願後蒙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過不改

第七

樂善堂

赦出獄流上陽堡數年討差回籍舟至前泊祠下遽病歿覺世真經說

乍歸塞外旋捐館仍在祠前舊泊舟獄裏注經追悔晚當時何不早回頭徐太史詩

杭州嚴灝亭沆與甯波李燧升同榜相契李以事下獄取朱在庵所注感應篇說定手訂成編託灝亭梓行康熙癸卯開雕甫竣灝亭即擢給事中長子曾桀甲辰翰林官侍郎感應篇

代校新編割俸刊敢虛一諾舊盟寒靈風颯紙燈搖綠塞外

歸魂帶淚看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過不改

俚八

樂善堂



暴怒傷身利斧使氣伐性
 尖刀責人流血愈方消忍
 耐些兒便好悔過須
 與復犯天曹降罰難饒欲
 享福壽任逍遙猛省回頭
 要早

禹山洪士偉書
 困圖

知善不爲

人生世間方便第一。勢所能爲。時所得爲。又非阻於不知。便當竭力做去。而乃或惜費。或憚勞。或始勤終怠。機緣錯過。真是自暴自棄。不特謂之無勇已也。

姚好問爲邑令。謹慎廉潔。頗無失德。惟耳根甚軟。聽信人言。以致利歸胥役。怨歸自己。時值暮春。霖雨四十餘日。各鄉紛紛報災。姚親往查勘。見高阜之田。均已潤出。二麥無損。惟西村低處。有地數百畝。盡在水中。姚欲以偏災具報。承行吏曰。本縣各鄉平穩。此處雖云被淹。數日水退。仍可補種。襍糧。若分別報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善不爲

信

樂善堂

明知其私
仍自延擱
違孽不小

恐闕駁詰。姚明知吏係私心。但恐費事。遂隱而不報。開徵時。與豐收之地一例追比。又嘗欲建義學。修普濟堂。緝先賢祠。字俱爲書役所阻。而止。年踰知命。妻妾俱無所出。姚時以爲憂。一日其母病歿。心口尙溫。不敢入棺。越三日而復甦。姚泣跪母前。問其同生之故。母曰。我見冥官云。爾爲人廉謹。本應有子。但每遇善事。明知當爲。往往爲人言所阻。如報荒一事。無灾者固不可飾。以爲有灾者。豈可隱以爲無。前西鄉被淹。爾不加分別。一例報熟。致灾民身受血比。賣兒鬻女。完粮罪莫大焉。故絕爾嗣。以彰惡報。冥官又曰。愚昧之人。陷于不知。尙可容恕。惟知善不

便人會兒
鬻女故報
在己之兒

利歸胥役
邑宰大病

轉念不然
則終無可
為之善卒
歸於惡矣
安能消除
宿孽乎

為之人。甘心自暴自棄。乃上天所深惡。可傳諭爾子。欲廣嗣續。須勇往行善。勿畏難。勿苟安。勿初念如是。轉念不然。久久自獲吉慶。庶匿灾之罪。可以消除。姚雖承母教。無如天性難移。每逢書役進言。仍為迷惑。卒至因循不振。

附黃巖諸生楊琛。樂善而貧。未第時。邂逅星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科名。但行運未為佳境。且臨場月建。恰值惡曜。若急欲上進。非力善不能。琛感其言。適見鄉人醵金刻感應篇。心皇皇欲捐貲。而苦無力。勉助刊十七號一版。然終耿耿也。甲午春夢。神告曰。已如汝所刊。排汝十七名矣。是科榜發。果中十七名。丁酉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善不為

信

樂善堂

春琛復刻小卷送人。以便舟車持誦。又中進士十七名。感應堅信錄

徐太史曰。甲第名次。何乃適與經版數符。且科目為天曹秘錄。何乃預洩元機於鄉會前。是蓋神明有意顯其報應。以愧夫朱門之見義不為者。當夫袖手旁皇。怵然恐後。琛豈有釣名之心哉。吁。人人盡如琛。勉善之力。則善氣蓬勃。徧滿剎塵沙界矣。

夢裏分明示喜音。香名兩度報泥金。解囊仗助尋常事。難得寒儒一片心。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善不為

三

樂善堂



報災免賦陰功大省
 得桁楊萬萬千不聽
 吏言憑獨斷自然蘭
 桂滿階前

潘澤霖書



自罪引他

屠官者宜
三復

自○作○罪○孽○便○當○自○受○若○妄○相○連○累○是○孽○中○造○孽○矣○引○援○也○如
罪○犯○既○有○贓○私○乃○扳○他○人○以○圖○帮○助○完○贓○或○舊○日○冤○讐○乘○此○下
水○拖○人○冀○圖○報○復○更○有○信○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為○射○利○之
計○又○有○好○事○獄○吏○惟○恐○罪○人○不○多○扳○且○扳○害○之○人○不○甚○殷○實○良
心○安○在○哉

浙○中○薛○尙○仁○娶○陶○氏○生○女○孝○姑○弟○尙○義○娶○柳○氏○兄○弟○同○居○尙
義○早○亡○柳○氏○守○貞○不○嫁○尙○仁○將○弟○婦○移○至○後○院○一○應○出○入○從○尙
仁○住○房○經○過○柳○氏○之○兄○柳○文○家○貧○屢○至○妹○處○借○貸○尙○仁○叱○逐○之

太上感應篇圖說

自罪引他

壹

樂善堂

大失主意

善書

文○懷○恨○在○心○時○值○清○明○有○觀○音○庵○僧○人○寂○照○柳○氏○喚○來○商○議○與
亡○夫○念○經○被○尙○仁○撞○見○驅○出○柳○氏○遣○婢○至○庵○約○寂○照○晚○間○在○墻
外○候○送○經○資○寂○照○疑○為○有○意○伊○原○係○大○盜○逃○罪○出○家○飛○垣○踰○壁
乃○其○長○技○至○起○更○時○挾○利○刃○越○墻○而○進○柳○氏○驚○喊○寂○照○用○手○捫
其○口○欲○強○姦○柳○氏○以○死○拒○寂○照○用○刀○殺○死○取○其○頭○踰○墻○而○去○次
早○尙○仁○驚○知○來○視○不○明○何○人○行○竄○柳○文○心○懷○舊○怨○赴○縣○具○報○云
尙○仁○強○姦○其○妹○不○從○殺○死○藏○頭○滅○跡○縣○令○亦○以○柳○氏○住○房○在○後
誰○能○飛○進○嚴○刑○拷○問○尙○仁○死○不○承○認○倫○受○敲○朴○令○給○之○曰○爾○若
將○頭○送○出○便○放○汝○矣○其○女○孝○姑○聞○知○告○母○曰○父○死○則○母○必○死○女

教語可泣
鬼神

孝女自應
有靈柳文
霽手何益

計亦妙

今其自說
自多少推
問

亦必死是父死而我母女俱死也何不將女頭割去充婦頭倘
得父回母活女死無憾矣母曰爾父命該如此爾有何罪此事
萬不可行女見母不忍下手歸房自縊死母不違其志忍痛將
頭割下持以交官令使件作看驗見面上無血皮肉不捲係割
於已死之後大怒曰爾夫殺一人案尚未結如何又殺一人喝
令彬起陶氏大哭實告其故令不信至其家驗之見孝姑屍骸
在地以頭合之不差纖毫不覺心酸流淚曰天下有此孝女焉
有殺人之父必係冤枉又見孝姑面色如生兩眸炯炯不閉乃
祝曰爾為父捨身其心苦矣何不大顯陰靈以夢示我庶得兇

太上感應篇圖說

自罪引他

信

樂善量

手白爾父之冤言未畢雙睛忽合合駭嘆是夜即夢孝姑來告
感公救父幽冥啣結欲白此冤可訊僧人寂照次日密問左右
對曰此觀音庵住持僧也乃請來署念經設法壇於幽僻處夜
半使少女假作鬼聲叩窓而哭寂照驚問為誰答曰我柳氏也
爾因姦我不從將我殺死又將我頭藏匿致我身首不得合一
今特尋你要頭寂照曰我一時候殺已日日念經超度頭現在
韋馱座下俟經事畢即取出還你合在外聽得親切即陞堂將
僧拏至一訊即伏以寂照罪大惡極與尋常殺人不同擬剗立
決柳氏孝姑為建孝烈坊春秋祭享

太上感應篇圖說

自罪引他

信誼

樂善堂



自從夫逝鎖空樓之死靡他
 誓柏舟性下寧死三尺血肯
 將名璧站偏流捐生救父念方
 安了比曾娥更較難墓草常
 青芳燭永貞魂猶在血糕丹

南海羅蔭熙書



壅塞方術

圖方術如醫卜之類。凡人挾一技一能。淺者用以謀生。高者用以濟人。苟阻抑之。使不得行。則悞其生理。而敗其衣食之路。罪莫大矣。如藥方關人。生死尤宜廣行。流布或秘而不傳。或人欲傳而我止之。皆造孽之甚者也。至燒煉房術。令人亡身喪家。急宜禁戒。不在此例。

圖山東西明村關王廟道士瞿太和。貪酒嗜色。妬忌同類。一日許旌陽真君。憫村中應遭水厄。化為縑縷道士。借廟作寓。太和不肯與金四兩。乃允。真君或施符水。以濟人之苦。或施藥餌。以

太上感應篇圖說

壅塞方術

信善

樂善堂

所謂藥塞

治人之病。遇善信有德之家。書符四道。令貼於宅之前后左右。人皆尊而信之。惟太和不服。四處揚言。云係外來遊棍。毫無實學。在鄰縣曾做竊賊。現今訪拏。君輩當遠之。慎勿被其連累。村人有何識見。聞太和之言。見真君來。莫不踈遠。其貼符於宅者。亦大半揭落。真君嘆息。是夜題詩於壁。騰空而去。次日太和見房門倒關。叩之不應。用力打開。已闌無人矣。壁上有詩云。昔為勾漏令。今作賣符人。同道猶相嫉。紛紛何足云。方知為真君。懊悔無及。時六月二十三日。酷暑如蒸。向晚太和赤身不掛一絲。取椅背關聖而坐。至二更大雨盆翻。欲起避。則醫已膠粘椅上。

以道主優

神聖尤

不能動移。喊徒來救。牢不可起。霎時山水大發。平地深夾。餘合村盡遭沉溺。惟貼符之家。點滴不入。太和連椅漂去。不知屍落何所矣。

解毒方以豆豉濃煎湯飲之可解。又存楊梅樹皮煎湯二三碗飲之即愈。又方用熟豆腐漿灌之亦愈。此豆毒病不以去。烹洋僕之

又冷湯一碗吃下即解。又用香薷葉搗自然汁服之痢即止。

洗竇黃蠟云。凡有包可變。有香可嗅者。與毒不可飲。其味辛故中。毒死者自微。開不開。外症毒欲以煎淡冷亦可。

太上感應篇圖說

壅塞方術

真

樂善堂

爾歛人蔣紫垣。流寓獻縣程家莊。以醫為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選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矣。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哀求鬼卒。得來見君。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孽報也。言訖涕泣而去。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藥也。又聞沈丈豐

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異談可信錄

朱晦翁居山中。中烏喙毒。幾殆。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語。遂連飲水。大嘔泄而解。同善錄全書下同

宋汪待舉守處州。民有飲客者。客醉臥空室中。夜醒口渴。索水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啟戶。客死矣。其家訟於官。汪公究舍宇有何物。惟甌浸旱蓮而已。一云甌浸蠟梅。細鞠之。訟乃白。

英州某僧往州南三十里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攜

一僕。僕病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既

賽廟畢。飲酢頗醉。乃入山求藥。漬酒授病者。其藥入口。腸胃即

痛如刀割。遲明而死。士人咎舟師。舟師恚。即取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山多斷腸草。即鉤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爲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鉤吻即野葛。因入口鉤人喉吻。故名。廣人謂之胡蔓草。又曰斷腸草。滇人謂之火把花。岳州謂之黃藤。其草近人則葉動。蔓生葉圓而光。春夏苗嫩毒甚。秋冬草枯稍緩。五六月開花。似檫榔花。數十朶作穗。嶺南花黃。滇南花紅。解鉤吻毒。取人糞汁。或白鴨。或鵝。斷頭滴血入口。或羊血灌之。亦解。或葱汁。或甘葛汁。或雞蛋清。皆可解。見洗冤錄表。

太上感應篇圖說

壅塞方術

信宅

樂善堂

附錄解救閻中誤飲水毒神方

嘉慶戊寅 恩科 余奉派值明遠樓。首場夜半。散給題紙後。稽

查傳出之弊。渴甚。飲茶未暇。細檢甫下咽。覺腥臭。探吐不出。胸

悶。腹脹痛。便血不止。試竣。買舟回南康。過鄱湖神廟前。遂爾神

魂飄忽。似有人引至高堂下。上設公案。端坐顯者。余前揖之。亦

還揖。執余手曰。君非病也。係中蛇毒耳。吾贈雄黃丸。服之自愈。

又曰。江西文閣。水草衍蔓。蛇蟲毒蓄池井中。每鄉試。執事官員

及應試諸生等。飲受水毒。死者比比。吾從前傳方。用明礬雄黃

等分。共研爲細末。帶入場中。量水之多少。酌下。明礬雄黃末。幾

許將水攪過撇去水面浮沫澄清飲之自愈無如日久遺忘近科來傷生又凡幾也君飲水毒已爲治愈回去代吾宣傳舊方逢科場前勸各人務將簪雄末帶入場中如法用之萬無一失救人多命功德無量又指堂上從者曰吾遣此七神散去助君也拱手曰萬囑勿忘及回署已三鼓凝思神示七神散助余之語頓憶嵩崖尊生書有七神散之方又名歸芍湯治一切痞積痢疾效驗如神即照此方投雄黃一錢煎服之少頃腹鳴瀉出死蚯蚓無數繼以穢血腹痛立止又服又解者三精神如舊神示之七神散 當歸壹錢白芍壹錢萊服子貳錢焦山查壹錢車前伍分

太上感應篇圖說

壅塞方術

信

樂善堂

子貳錢炙甘草陸分

檳榔壹錢伍分

又外加雄黃壹錢

或場中已中毒及場

後腹不舒暢者即照此方服之無不立效希同志者廣播焉前

廣東高要縣知縣江西南康府經歷江陰裴盛清識

治瘋狗咬人毒發欲危急救良方

江邑楓溪同善局刊施

老虎刺根 頭到白麻一皮 黃荳七粒 煎水吞服其毒

即化

解鴉片煙毒神方 凡服鴉片煙毒者用礪砂壹錢伍分以涼

水調和灌下一吐而愈或服宮粉毒或飲酒過醉者均以此方

治之屢試屢驗伏望 仁人君子廣爲流傳是幸



太上感應篇圖說

壅塞方術

信元

樂善堂

羽深目不識真仙赤
 體當門觸聖賢一夜
 皮囊飄入海挾私懷
 妬德徒然

邱長浚書

甲子

才幹者罪
更甚

先哲有云
教童子法

常先教以
尊聖賢敬

鬼神知報
應庶日後

不至毫無
忌憚至哉

斯言
以貪飲妄

嘲聖賢視
莊罪更增

數倍故死
後日刺血

二升以償
惡業

試若如此
顯報而不

循理法者
尚悍然罔

顧且以為
鬼神不足

懣報應不
足信噫吾

未如之何
也已矣

杜聖泥受
罪從眉口

中縣出正
具天網不

誦謗聖賢

誦謗有兩等人。一是痴愚者昧于趨向。一是才辯者逞其隱怪。褻慢先哲。毫無忌憚。明則削其功名。壽算。幽則置之地獄。惡道。吁。可畏哉。

杜守元放蕩不循理法。最不喜孟子。動肆譏毀。一日新釀將熟。有周嗣先者。性嗜酒。家貧不得暢意。聞杜富於醜醜。欲造飲而無由進身。知其不喜孟子。乃作嘲孟子詩兩章。以寄之。其首章曰。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丈人現在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其次章曰。乞食播間娶二妻。鄰人那得許多鷄。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誦謗聖賢

信

樂善堂

朝中尙有周天子。何事忙忙走魏齊。杜得詩大喜。延進厚欸。痛飲暢談。無非罵孟子也。數日酒盡辭去。無何兩人俱染時症。死有鄰人貿易。遠回過一酒肆。甚幽雅。視當爐者。乃周也。鄰不知其已死。驚問曰。君係儒生。何故改業。答曰。家寒無奈。稍覓蠅頭。以活殘喘耳。入內半晌。取酒一壺。送出其酒。赤如血色。飲之甚甘。須臾告罄。呼令再添。周面色慘然。答曰。此酒安得有餘。鄰曰。君既懸帘招客。何畏大肚漢耶。周曰。吾在世因貪杯中物。作詩誦謗聖賢。觸怒陰曹。與杜守元同奪壽算。不得令終。杜死。罰入犁泥地獄。受罪。吾罰到此處。賣酒。日刺身上血二升。以供客。

獨作踐字
紙誦謗總
歸不敬故
罪亦惟鈞

擬接祀典
考明隆慶
五年以薛
瑄從祀
文廟此手
當在薛公
未從祀之
前故無知
妄作者敢
戲侮廟賢
武帝責令
遷禁其編
何從寬典
凡喜編院
本之人各
宜猛省

君回幸勸世人切勿似吾妄言招愆至於字紙尤宜敬惜作踐者與訕謗同罪記之記之言訖不見店屋全無惟有荒墳蔓草鄰大驚懼歸訪兩人已死半載矣

嘉靖間保定郡守朔日文廟行香有貧生向守求賑守曰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貧乃士之常貴能安耳生日顏子有

附郭田可耕何至如此窮信其果貧可笑之極守怒其侮慢

聖賢令教官責之叱去後歲考此生將首題遺落未寫宗師批

卷面云首題遺落可笑之極遂除名覺世篇注證

青霞紀聞云四都錢醫生言其鄰編薛文清公為院本中有文

太上感應篇圖說

訕謗聖賢

信三

樂善堂

清入勾欄一節本成適其家請乩乩忽書云吾薛瑄也朱晦菴

章楓山羅一峯皆至此爾等編吾科舉時事平生未嘗有此何

污我為當速燬之須臾狂飈瑟索陰雲塞戶乩奮書關某云

薛公他日當祀廟若輩敢戲侮前賢乎速取稿焚之其人疎髮

汗背焚其書請罪乩又云尙有數頁在某榻下驗之果然即取

焚畢乃去雲中颯颯有甲馬之聲龍游縣志

附錄訓男條欵詩四勸奉聖賢之好心

好處溯心田芳徽奉若天勸他師往聖勉爾晉來賢精一延

前緒危微絕秘傳朋從因弗擾那至涉陂偏

太上感應篇圖說

訕謗聖賢

信三

樂善堂



賢聖垂謨重若金
 無端訕謗是何心
 他年刺血招行客
 永墜犁泥萬劫沈

李鳳元敬書



侵凌道德

聖賢以人言道德以理言。即聖賢所言之訓載在經典。再諸萬世者也。侵凌者滅裂準繩。妄為言駁。敢侮聖言。是不知天命之小人也。

李贄字卓吾賦有小才。詩論苛刻。不近人情。嘗稱始皇為聖帝。則天為聖后。馮道為聖相。反賊林道乾為二十分膽。二十分識。著藏書數十卷。皆稱揚小人。指謫君子。惟孔子不敢置議。自孟子以下。歷代名臣巨儒。無不被其譏訕。尤不喜道學。宋朝濂洛關閩諸書。盡斥為邪說。且罵為喪心病狂。曾看朱子四書集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臺

樂善堂

狂悖已極
斥辱大賢
至此真所
謂喪心病
狂也

註。撲案大怒。命木工刊朱子像。伸兩手。作長跪狀。置書案上。每閱一章。則曰。此章應如是解。爾為何胡講。用戒尺責木手。一二十下。甚至怒起。連像打碎。條碎條刊。看畢一部四書。凡易像數十。守郡日。朱子後人來謁。贄曰。聖賢義理深遠。爾文公妄為窺測。若與吾同時。當令作奴輩也。後人曰。先文公潛心數十載。凡七易稿。方克成書。豈同等閒。贄笑曰。第七遍尙如此。欠通。前註可知。急命送閱。初遍。即其意見。乃大驚。闌到第七遍。方覺至精。至當然。心雖折服。而口肆譏評。如故。後以狂妄革職。乃削髮為僧。每當說法時。猶紫袍黃蓋。金帶存太守本色。更肆為邪說。云

過而不改
遂成極惡

大道不分男女。同食同寢。均無妨礙。男女被其蠱惑。歸教者凡數千人。漸有不軌之事。拏問棄市。受決時。一膝著地。口誦梵語。至死猶詭譎云。

附江陰楊居士。於水次得沉香觀音像。自宋以來。歲設兩慶道場。邑人畢會。正德元年。有王令召胥隸不至。知爲赴會。大怒。於是往寺取香像。積薪而焚之。將金臙存庫。衆叩頭乞免。不從。後王令入觀。中途忽患腹痛。召僧懺悔。焚像事。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軀猶捨。豈爲一像輒生嗔恨。但護法諸神。欲彰現報。恐不免也。於是心痛轉劇。體爛腸出。還至觀音寺河下而死。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信

樂善堂

感應篇集註

杭州武舉吳姓者。精拳勇。日事扛帮。唆訟。拉諸友。甜連橋。蔣相公廟。一友從旁繙閱。太上感應經。吳擲掄曰。此經書。只好哄愚夫愚婦耳。士大夫豈宜演說。可笑。真西山。一代大儒。乃亦序此語。未畢。忽仆地。嘔血不止。諸友扶歸。詢之。吳云。是時見左右鬼判大喝一聲。心膽俱落。不三日而殂。此錢塘張溥字鼎玉者。所目覩。三韓明鼎識。立命全書。

撼樹蚍蜉自喪生。陰霾何損日華明。頑心不信牢難破。安得

時時霹靂聲。

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信善

樂善堂



恃才放誕口無稽道德
 如何妄品題狂悖卓吾
 遭顯戮罪視還受受
 科泥 後之許學英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物之飛走猶人行動物之蟄棲猶人寢處物之巢穴猶人宮室物之胎卵猶人孕育若射飛逐走使不得生發蟄驚棲使不得適填穴覆巢使不得安甚則傷其胎破其卵與人損子墮胎何異忍孰甚焉保嗣章云凡人嗣續衰絕者徃世犯一千六百殺生戒條故受孤單報人奈何不知省也

唐時張直方以藩鎮入衛京師朝廷待之優厚直方性殘忍喜遊獵網羅弓矢無虛日一切飛走之類遙見直方即驚鳴奔避起大第凡入蟄之虫藏穴之物盡搜覓殺之又性喜食含胎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逐走四句

信美

樂善堂

大爲殘忍

之肉牛羊犬豕俱生剥其胎以爲脆美庖人日以鷄子清洗釜日費鷄卵無算時值天寒微雪直方欲出獵召幕友周知古同行知古以天寒有難色直方將已短貂裘與之共乘馬出城衆逐獸四散知古不慣馳騁落後天晚雪甚策馬尋路回迷不可進忽見路旁有甲第一所如公侯家知古下馬憩門樓下以俟天明忽小驪頓轡長嘶門內有人問爲誰答曰儒生周知古因失道借息一時稍頃門開有四小鬟持絳紗燈出迎曰主母召客知古肅衣冠入至中堂燈燭輝煌盛筵肆設主母清雅無俗韻謂客曰良人遠出本不當屈留貴人但夜深門外恐有虎狼

與殘忍之人爲友物猶思避况人乎

未破虐

驚動薄飯艸榻勿嫌簡褻知古愧謝席間詢及知古家世年齒及曾否婚娶知古以未聘對主母曰君子尙未授室吾有小女頗負才貌合是天緣命鬟喚女出拜客則天上人也移時洞房花燭俱備乳媪同客至西房更衣解衣而短裘見媪曰縫掖之士而褻武服何也知古曰此友人張直方所贈耳媪大驚失色奔告主母曰錯留此人乃張直方客也主母命衆立驅出衆持棍亂毆知古遂謝方得出門而戶扃矣歸告直方曰山精野魅亦知有張直方耶乃率百騎令知古引路至則甲第全無惟見一塚命挖之得穴如大屋藏狐狸百十枚火焚之有大狐突出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遂走四句

集

樂善堂

謂直方曰爾傷殘物命又害我一家受報當更慘也遂逸去後直方狂悖殺人於市搜其家有藏甲援謀叛律族誅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獲一鴛鴦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命放所獲鴛鴦并下詔禁斷鴛鴦不得畜焉

第一切德錄

片語回春感至尊秋江蓼影尙驚魂而今結伴雙飛去同拜

金雞下赦恩 徐太史詩

萬曆癸丑鎮江錢參將部下。有卒獲一鴈。籠置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舟中鴈連聲應之。江行百里。不肯暫捨。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頸相交。不放。舟中人異之。亟向前擘開。已俱死矣。錢聞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其獲鴈人病月餘死。警心錄

百里隨舟不暫違。死時交頸兩依依。長江有盡情無盡。悔傍蘆花淺水飛。徐太史詩

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爲僧。建惠安寺。岷縣東鹿死處。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遂走四句

集

樂善堂

生草曰鹿胎草。

人譜類記

舐兒痛恨徹心頭。禮懺蓮臺悔未休。芳草萋萋迷埋鹿。斑斑猶有淚痕流。徐太史詩

桓温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至船。至便氣絕。剝取其皮。囚見腹中腸。皆寸寸斷。桓聞之。怒命黜其人。傷心錄

百里追兒徑躍航。峽雲陰慘不飛揚。沾裳只聽三聲耳。啼到無聲聲更長。同上

金秀才准人也。冬月掘地。偶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越旬

日金手。肱間忽生癰疽。有赤蛇一條。從瘡口出。金知爲殺蛇之報。乃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安。感應篇集註

晉京兆尹溫璋。置鈴索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如此者三。乃見一鴉飛集其上。璋曰。是必有人探其雛。故來訴耳。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尙憩樹下。吏隨拘至。璋以事異於常。重杖之。警心錄

李斯義曰。鴉固善訴。尹亦神明。想其行縣錄囚。多所平反。可知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逐走四句

信亮

樂善堂

公庭兩造判分明。無怪慈鴉愬不平。幾見循良京兆尹。風傳鈴閣徧仁聲。徐太史詩

楊州咎四六。好治園圃。因植諸花。得一蟻穴。廣深如甕。有蟻無數。四六以熱湯灌殺之。築土栽花。其夏四六露體。忽見肌肉間有赤色數點。頃之渾身皆赤泡。每泡出蟻。不數日而死。感應篇集註下同

曾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一鵲銜草衣墮庭前。元立命役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答之。

露鵲含冤欲訴難。草衣擲下衆驚看。傷心縱遇神明宰。鷺覆

何能卵再完。徐太史詩

泰和南富村人王功選。凡盜牛者。牽至其家。酬以薄價。所殺無算。後爲人首縣。重懲枷示。謂衆曰。前夕夢一婦披髮訴云。懷胎在身。乞緩一死。及覺。有人叩門。牽一牯至。我云。昨入夢者。殆業畜耶。牯流涕。雙膝齊跪。我怒而一刀砍殺。剖視之。果一犢也。今受官刑。必此牛之報。言訖。狂呼心痛欲裂。叫號如牛。半日而死。徐白舫太史戒殺彘劫編

一。刀子母立時殞。披髮蒼黃。夢乍呼。乞緩須臾。偏砍殺。豈容爾死。緩須臾。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逐走四句

傳

樂善堂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而問之。左右對曰。今日尙膳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同生錄二編

黼幄推恩軫物情。道旁羊擲訝哀鳴。玉盤片片羔兒肉。暗有慈魂哭子聲。同上

白龜年會入仙洞。得素書能辨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吏驅羊三十羣過庭下。中一羊鞭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畱羊驗之。既而果生二羔。昨非菴日纂

李斯義曰。禽獸語卽不能辨。而其喜其哀。可立辨也。物愛其脂。

與人何異。故於物之有胎者宜更加憐惜。

人羊轉轂詎荒唐。爭羨盈庖李贊皇。休怒行遲鞭見血。為兒

一步一迴腸。

同上

弋陽方家墩吳某犬生數子。令其僕攜溺諸河。僕私烹之。犬躡僕後。目睹其狀。號叫酸悲。以頭觸柱而死。村婦曰。彼犬也。而猶愛其子。況於人乎。溺女之風漸熄焉。

廣信府志

母魂慘痛繞刀盤。溺女滔滔欲挽難。休薄吳兒心木石。村姑

片語且迴瀾。

同上

孟鸞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駟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鸞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逐走四句

儻

樂善堂

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

鳳凰食竹實。孟鸞食木實。

括地圖

丹山木實足忘饑。世味濃時古味希。莫謂玉團非肉食。未開

混沌滿生機。

同上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奉香火。一日僧自外歸。

見鍋中煮二卵。將熟矣。問從何來。行童曰。於鶴巢中取之。僧命

還之巢中。童曰。卵已熟。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但免母

鶴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窺巢。果前二卵所出

也。巢中有一木尺許。五色錯紋。香風馥郁。持下為佛前供。後

倭人入貢舟因風阻泊劉家河入寺拈香見木問僧謬答曰此香乃三保太監捨供佛廟豈敢賣錢若能造葢後殿觀音閣者當以與之倭曰我難久待願酬以價因與金五百兩後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死矣更留金作供僧徒問香何以爲寶曰乃仙香也焚之能令死魂還體卽聚窟洲所出還魂香是也感應篇集註

諸生某淹滯名場每夕呼天索故夢神語曰富貴無倖致非祖先積德本身行善不能得也爾欲科名莫如勤修陰隲而陰隲又以放生爲最生日某貧甚安得貲財利物神曰佛經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逐走四句

信

樂善堂

云魚子不經鹽浸三年尙可再活但逢烹魚時以魚子投水則全生命無算何必財乎生覺後力行三載復夢神曰子活命甚多已注名桂宮祿籍矣是科鄉薦第一科名顯報

按務本立命錄云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見人烹魚時將魚子輕輕取出勿著鹽水攤放稻草上或瓦上候其水迹畧乾卽放河中恐爲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泥中但不可離水耳又一法將乾鬆細泥拌魚子攤放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淺水際物命之多莫過於此仁人君子幸留意焉桂香鏡

施愚山先生諱開章江南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侍讀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逐走四句

信三

樂善堂



肆惡戕生命無如張直方
 山中鳥獸盡市上網羅張
 野魅聞名懼妖狐見影藏
 一朝天示罰九族總遭殃

劉鎮鼎書



願人有失

願人之有失於我無干乃有一種人惟恐人之無過胸中不樂眼中不快此無他權相敵也才相等也富相比也妬心日生惡願漸長人未失而自壞心術獲罪大矣

歸咎無理

山西劉又康樊白民二人常置貨赴江南發賣劉每得利樊每折本不怪自己命薄反歸咎於劉聞太行山有賊劫客商劉懼不敢出門樊給之曰近有至親自江南來路過太行甚是平穩有賊之說乃告者過也且江南皮貨正缺兄有資本若盡置皮貨到彼出脫利可加倍也劉以好友斷不相欺盡其所蓄購

太上感應篇圖說

願人有失

信語

樂善堂

劉始終吃虧在日不識人

各色貂狐等皮物別樊南下至太行被賊搶一空僅存性命流落古廟乞食一日忽見彪形大漢到廟借坐劉上前求乞大漢曰觀汝相貌非丐輩中人何貧寒至此劉告以被劫之故大漢曰爾所失有單賬否答曰有大漢乃山中夥賊也命劉隨行至寨回明賊帥查原物已盡給各頭目矣賊帥令將洋貨抵補差僕儼挑送劉得珠珀珊瑚瑪瑙等類一擔計其價值數倍所失拜謝回家道中遇樊互相慰勞劉曰幾乎與兄不相見矣盡告

前情樊口雖稱賀心益生嫉離家數十里樊曰目下禁止通洋見所帶之貨皆犯禁物也我先回送信汝家著人來接傍晚回

此時猶把

理貨之人
乃爾好友

世間好友
讀至此皆
當自省

府庶爲穩當。劉致謝不已。久等家人不來。只得前進。突有數人似公差。打扮將擔勒住。手持硃票云。奉縣查拏。通洋重犯。擔中所帶莫非洋貨。喝衆搜之。果洋貨也。欲鎖二人。僕僮打脫。與劉奔避。衆亦不復追趕。祇將貨物取去。劉與僕僮至樹林坐下。自傷命窮。辜負山主好意。僕僮曰。是不難我方纔離走。回頭望衆人將貨挑入籬院中去。看此光景。定是一夥光棍假冒公差。欺騙孤客者。前去十五里有香山寨。聚集人馬。皆我夥。輩相約到此。取回原物。爾在此坐等。慎毋去也。至晚果見僕僮偕十數人來。身邊俱有暗器。二更時奪開籬壁。僕僮先進打探。正見樊與

大上感應篇圖說

願人有失

信善

樂善堂

衆人分物不均。互相爭較。僕僮大怒。出口劫貨之人。乃爾好友。現在分物。吵嚷衆俱不平。吶喊放火。一齊殺入。不留一人原貨。仍歸於劉。益樊見劉擔中貴物。心懷妬忌。約伊表親。假裝公差。奪去料係洋貨。劉斷不敢聲張。孰知未害人。先自害乎。劉自是携家避居江南。不敢復住山西矣。

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以已物置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船幾沉。舟人急請減載。倉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感應篇集註

層峯峻嶺莫能攀爭
 似人心曲曲灣終日
 願人常有失那知積
 罪重如山

侯東張壁封書
 侯東張壁封書

太上感應篇圖說

願人有失

信矣

樂善堂



毀人成功

毀人有二義。一毀壞之使不得完全。一毀譖之使不得成功。大而國家政事。民生利害。小而一家一身之所營為。皆是也。彼竭心竭力為之。及其既成。而我敗之。此等心術。蛇蝎不如矣。

前朝山東蒙陰水發漫決兩處口。岍朝廷差陳給事李御史到工分岍搶修。限日完竣。陳狡而智慮已工不速完。又恐李工先成已不得獨擅其美。乃厚賄善泗水鬼侯李工。將竣乘夜洩至水底潛挖一孔。登時復決。陳即具疏劾李庸劣。悞工朝廷命陳總理其事。李帶罪効力。李復獻策用布袋數千實以沙土一

太上感應篇圖說

毀人成功

信譽

樂善堂

齊俱下則可堵塞。上流乘勢興築。陳佯從其策。仍命水鬼施前技一袋去。眾袋俱崩。滔滔如故。李自認賠償方免。叅處後值秋深霜降。水勢大減。陳得僥倖成功。部中議叙。加陞三級。晉副都御史。仍留工督率。陳自是目空一世。大言不慚。自詡神禹再世。同列皆惡其狂妄。且共知有敗壞李工之事。欲舉發之。而無其隙。一日眾水鬼因前此分袋不均。醉後爭競毆殺一人。縣中訊出真情。通詳治罪。督撫特疏糾叅。欽命大臣查審。水鬼供出陳賄囑前弊。眾工員同聲作証。慙慙不諱。陳嚴加治罪。李寃始白。

兩念交迫
致成小人

害人終屬
自害

太上感應篇圖說

毀人成功

信八

樂善堂



治河奉命望功成誰料
 斯人太不情水底暗中施
 巧計致令堤岸瞬分崩

漢好梁鑿鼎



危人自安

○**註**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援之不能。乃若置人於危。而圖己之安。一團私意。天理滅絕。於身安矣。於心安乎。目前安矣。能保將來必安乎。

便是奇姓
心勝

賈惡

神示之罰
偏著自己
說出愚人
豈可捉弄
耶

善人不但
庇人兼能
庇鬼

太上感應篇圖說

危人自安

稟

樂善堂

○**圖**衛輝府有張三李二同過黃河。時值天寒。河冰凍合。無舟可渡。張性狡猾。惟恐冰薄。有傷性命。乃給李先過。找尋寓所。李不知其以己試險也。履冰而行。仍携酒肴。同與張禦寒。張飲食畢。猶恐不穩。復給李再往。兩次冰堅如地。張乃放膽同行。兩人相去丈餘。至河心有響聲如雷。張足下層冰忽解。身落水中。李以

前行得登岸。無恙。至天暖冰消。張之屍已不知落何所矣。一日現夢於其妻。曰。我因捉弄愚人。觸怒河神。將我溺死。罰令當差晝夜辛苦。寒冷透骨。速將棉衣救我。妻醒即以棉衣數件。至河邊焚化。是夜又夢張來告曰。所與棉衣盡為眾鬼搶去。控訴河神。因我罪大。不准追理。城外村中有鍾為善者。其人一生熱衷冬施薑湯。為人禦寒。河神最所敬服。可速做紙衣。求其親筆寫鍾某給字樣。則鬼不敢搶。河神庇護矣。妻如言以紙製衣。訪鍾求之。鍾援筆書曰。張三張三。危人自安。棉衣一襲。為爾却寒。某年月日。鍾善心給妻。自是不復夢。

太上感應篇圖說

危人自安

信孚

樂善堂



僵倖投波去不歸
 夢中畏冷索綿衣
 害人自害身先死
 殘魄空隨曉月啼

南海陳植槩書



滅人自益

○**註**滅損他人自取饒益。只願已富。不管人窮。究竟天道惡盈。一時雖討便宜。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不失於目前。必失於日後。不失於其身。必失於其子孫。平心定氣冷眼靜觀。百無一謬也。

案閩中富宦倪某。年七十娶妾生一子名真郎。已十歲倪老病。妾左右侍奉。乘間言曰。主翁倘有不諱。此勞勞者將何所託。倪曰。我為此事。籌之熟矣。長子為人好估便宜。我死一應產業。勢必全吞。真郎孩幼。若與相爭。是以羊敵虎。萬無生理。我有小照一軸。爾可慎藏。俟真郎成人。遇明白官府。持以控告。管爾母子。

深謀遠慮

太上感應篇圖說

滅人自益

辜

樂善堂

大具深心
亦良善矣

孤孀形况
可憐之極

受用不盡。言訖即呼長子至榻前寫遺囑。將業全判。執管妾母子。撥給東園艸房五間。日與米二升。錢十文為養贍。須臾目瞑。長子不候七終。將妾母子驅入艸房。遺命錢米。十不給二。妾與人縫裳。苦捱度日。真郎年已十六。時逢除夕。長子宅內備極繁華。妾母子孤燈相對。竈冷厨荒。淒涼無限。真郎曰。兒非父之子。乎。產業理應均分。今兄富兒貧。母並不敢言何也。妾曰。爾父在日。已慮及此。與我畫一軸。命俟爾成立之日。持畫控官。定有好處。爾年已十六。又新任秦縣主。斷事極明。我與爾合當控。遂於開印日。母子呈畫哭訴。秦公展看。乃一年老官員。懷抱幼子。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不得其解。吩咐異日候審。退堂細思。曰。懷抱幼子。乃此子係伊親生也。一手指天。欲問官照天理斷也。一手指地。不知何謂。乃取畫向日照之。見內隱隱有一指濶寸餘。長紙摺在內。忖曰。是必有異。輕輕挑開。紙取出。看明大喜。次日乘轎至倪宅。親勘。長子出接。公曰。爾弟告爾獨佔家產。有之乎。長子出遺囑為據。公曰。俟到艸屋看明。當有公斷。方至屋。忽作揖遜狀。曰。原來是倪老先生。坐定。又作聽語狀。曰。大公即如此欺心。即當重究。稍停。又曰。既老先生為大郎說情。但二郎何以存活。又停半晌。曰。老先生可謂深心矣。如此厚贈。斷不敢當。

太上感應篇圖說

滅人自益

信臺

樂善堂

大郎止知不用破費為快不知艸房是大廟堂也若不好估便宜與弟同享此福不更表耶

大駕請回。即當處分。又作送客狀。至門外。三揖而回。遂設公案。排衙陞座。喝大郎跪下。責之曰。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爾何敢獨據父產。適間我所見穿綠袍白鬚。面有點痣者。非爾父耶。大郎叩首稱是。公曰。令尊不忍爾受刑法。再四求饒。只爾弟母子何以安插。大郎曰。父有遺言。日給米貳升。錢十文矣。公曰。並此亦不用破費。遺囑產業。照舊與爾享用。只此艸房之內。上至天下。至地。一切所有。俱歸爾弟。大郎思家業全得。又日省錢米。數間空屋。樂得應承。遂親寫遵依。公即命人挖開東首地土。有白銀萬兩。曰。此爾父分與爾弟者。又挖西邊地土。曰。此下有幾兩黃

金係爾父送我作謝者控一巨罈內藏黃金千餘公立命搗同斷銀與妾母子立案永不許再爭秦公可謂巧於取財者矣

附將樂縣之萬安寨有張孝廉某貪而放頗侵剝鄉鄰以自益人不敢忤家本貧後遂驟富臨溪築室連楹曲水方亭雕闌複磴結構甚侈亡何謁選得蜀中縣令道病卒家隨以破今其居室歸予鄉人夏生而孝廉一子反依栖執役畧不知愧子丁酉過夏生家見其奄奄一息零落瑣尾之狀心感之因坐方亭作詩曰九曲池塘活水流雕闌面面俯清幽半生心力經營盡好與人間話鵲鳩蓋爲之紀其實云懸榻編

太上感應篇圖說

減人自益

信三

樂善堂

江州朱原虛有詩名父亡時二弟幼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二弟流離居外原虛鄉試屢不售偶請乩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召二弟歸均分勸勉力學後俱登第

桂香鏡

薛包與諸弟分財異居田廬取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僕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爾等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後諸弟皆破產包復賑之

感應篇集註下同

林退齋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退齋曰無他言只要汝曹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太上感應篇圖說

減人自益

信喜

樂善堂



兄弟同居鳥共林獨吞家

產是何心遺家軸內藏

遺囑神魁皆驚得第

金 陳義敬書



以惡易好

○**易**換也。惡與好皆指物言。以我低醜之物換人美好之物。何益於我。而欺心貪贖之徒。必欲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所欲。豈知鬼神呵怒。今日以不義取之。他日必以不祥失之矣。

○**緊**儲繼。良好講爐火之術。延接方士。終日燒煉。祖遺財產。消費幾半。其心不悔。一日至蘇州虎邱。遇一人。衣衫華麗。舉止清雅。叩其姓名。曰江右強自良也。談及爐火。其人品天說地。口若懸河。俱有妙旨。儲大悅。次早。竭誠造寓訪之。見強携有美妾。一切茶鐺酒具。皆燦然黃白。物強指謂儲曰。丹成之後。此物皆糞土。

最足惑人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易好

信妻

樂善堂

詳術全在
由妾看守

耳儲愿拜為師。初拒不許。至跪求。乃允。遂與妾同至儲宅。後院居之。儲典賣庄田。得銀二千。強曰。有此為母。可得子息。六萬兩。轉轉相生。其利不億矣。先取銀一百入爐。餘銀另用箱封貯。強每日出外遊玩。留妾看守。囑儲曰。切須虔潔。慎勿汗穢。儲與妾男女共室。乾柴烈火。未免生烟。遂有不正之事。強歸見丹爐崩壞。大詬曰。匹夫悞事。嚴拷其妾。妾以實對。儲叩首伏罪。強曰。孺子不足教也。携妾拂袖而去。儲自幸免禍。又失銀不多。欲湊成原價贖田歸業。折封則皆瓦礫。真者已被易去矣。乃大忿恨。即日登程。四處尋訪。冀得見面寸磔之方。快至南京雨花臺。酒肆

仍以利動
合其智昏

以師守爐
與前以妾
守爐同意
強固將賊
儲亦愚甚
矣

果蘇賦珍
藏一美玉
章持求觀
因以燕石
易去賦初
不覺既而
覺之但發
笑及持
流死台州
不知美玉
又歸何人
欠然則以
惡易好亦
何益哉

中見其獨酌。強一見不等。開口即邀入座。耳語曰：吾賺汝金，無
理可說。但燒煉亦犯禁之事。一經到官，與受皆同。玉石俱焚。此
處有某姓巨族，家資千萬，現出五千兩作母。爾可假扮吾師，同
至伊家得手之後，除還汝原項二千餘者，各得其半。是爾雖失
本於前，取利息於後也。儲不覺貪念復萌，遂許之。至某家，張執
弟子之禮甚恭，仍似前番。每日出遊，某家亦以其師守爐不疑
也。至四十九日，強竟不歸。啟鼎視之，空空無毫釐。儲送官，供
出被騙原由。官不信，重責收監。關會原籍追償。時儲家已罄矣。
屢比無交，坐監三年。方從江西將強拏獲，籍其家產分償兩姓。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易好

真

樂善堂

強立斃杖下

關公孫心元祐間充朝請使，出使新羅國。國王答音玉文犀赤
珠，不世出之寶，以附貢于朝。公孫心盡於夷方市其偽者，而徧
易之。船至洋心，狂風鼓浪，孫心與船俱碎，止存一僕，為浪送之
達岸，得傳其事。感應篇集註下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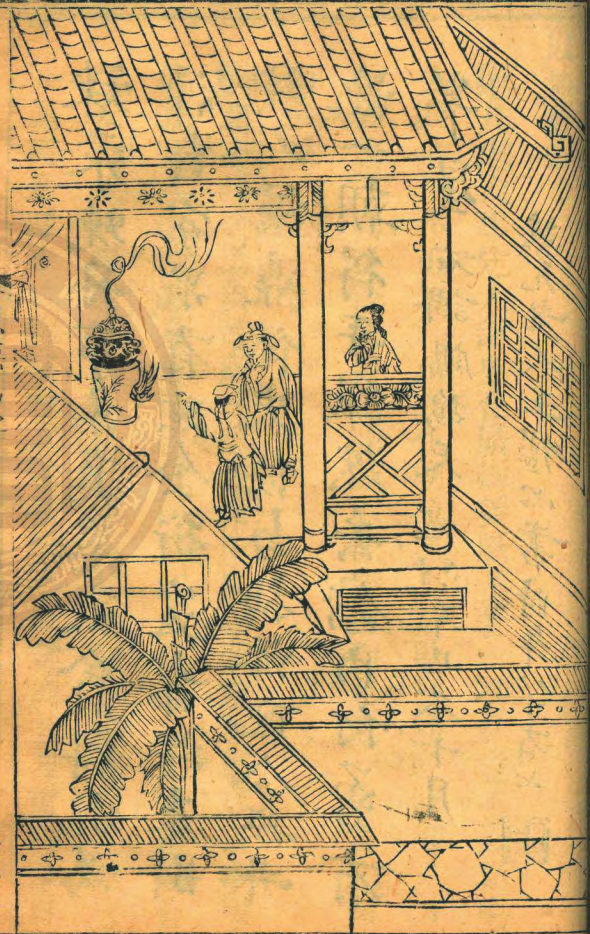
天啟間，一大僚聞報國寺僧藏定武蘭亭真本，使人誘之來辨
真偽。看畢，出蓄一帖示僧，僧謬為贊賞。大僚曰：上人既賞鑑，因
卽以相易。何如？僧不敢違。未幾，大僚事敗，籍沒其家。將古玩發
於報國寺變價，原帖仍歸此僧。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易好

信宅

樂善堂



煉汞燒丹事未真，愚夫貪得說為神。
自家果有點金術，豈肯將來別授人。
爐鼎備火候，勻抽添配合與丹。
沈一朝得手飄然去，錯內何曾有半星。
右調鶴鵠天 光緒辛巳冬十月

夢九老人王鑑心書時年八十有七



趙抃爲御史
時與范鎮論

曾有隙及安
石爲相鎮遂

記其短於常
安石恨之曰

帝問鎮於安
石對曰問趙

抃便知鎮之
爲人帝果問

折對曰忠臣
也帝曰何以

知之抃曰昔
年遼使時

鎮請責兩
跪九上候

命言曰髮髮
皆非忠臣

而何帝然之
既退安石曰

公不與鎮有
隙乎曰行何

故私隙而
廢公道安石

大槩
君子相信信
不在形迹但

上疏辨是非
趙公能耳

公爾忘私
非大臣而

何
厚德載福
誠哉是言

以私廢公

凡處大事。定大計。要在廣詢獨斷。不著一毫私意。若以私廢公。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在朝廷之上。必敗亂國政。阻抑人才。處鄉黨之間。必侵剝貨賄。武斷不法。皆由徇私之一念。爲之。可勿戒哉。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閣。趙厚重寡言。歐學問淵宏。才情發越。素常輕趙。雖同盤飲食。而視之蔑如也。歐有甥女張氏。再醮歐。適當春日。有詠新綠小詞。名望江南。其詞曰：江南柳。新綠未成陰。枝嫩不宜輕折落。黃鶯飛上力難禁。畱取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私廢公

集

樂善堂

待春深。十四五。懷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那時相見已關心。何況到如今。忌者誣指公。此詞爲張而作。奏上發審。張備受楚毒。未嘗承認。時上怒甚。催具獄甚迫。二府皆欲文致成其罪。而槩獨上疏爲公辨。白曰：歐陽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汗蠟。臣與脩踪跡素疎。而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上感悟釋脩。或告槩曰：脩昔輕公。不報之。而反救之。何也。槩曰：以私廢公。吾不取也。嗚呼。如槩者可謂大臣矣。宜其享福壽也。按趙康靖公常行功過格。以黑豆記過。白豆記功。熙甯初。拜觀文殿學士。加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八。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私廢公

信聖元

樂善堂



筆蹤如椽宥有神揮毫
 落紙要留心歐公不作江
 南曲彈奏何由達紫宸

南海陳植敬書



竊人之能

能者文章政事技藝之類竊者非其有而取之也蓋名利二字人所必爭今竊人之能以爲己能我享名利湮沒他人欺心甚矣天理豈能容乎

江西盧本泰學問淵博一切文翰武畧靡不通曉任川東道時鄰近苗疆盧遣人至彼地將山川險易出沒之所繪圖成帙熟悉於心遇苗人竊發卽按圖設伏以待多有斬獲苗人畏服盧因無子年未五十告休林下偕妻與一老僕至太湖深處卜宅而居一日駕舟網魚見上流淌下男女二人急命撈起尙有

才品俱高

太上感應篇圖說

竊人之能

信十

樂善堂

暗抄熟記
亦是用心
處但遲呈
冒爲己能
則私意橫
生矣把廬
但期有利
於國句是
何等器量

氣須與而活其名汪應采乃士人因挈眷往南圖館遇暴風覆舟盧憫之偕三家爲之換乾衣進酒食畱伊同住閒中叩其所學頗通透盧益喜朝夕與之講究制藝汪亦日就高明盧滿藏典籍汪檢出一冊曰平蠻指掌乃盧所著秘畧也暗抄而熟記之居年餘值大比盧謂汪曰子學已成可出而仕矣贈盤費五十金使挈其妻以行汪至京中式廷試適問平蠻策汪條對明悉擢川中理刑專理苗事到任後值苗人猖獗汪照册用兵皆獲全勝苗人大驚曰盧公復見矣遂不敢出期年陞道卽盧舊缺汪將盧册冒爲己能繕本進呈帝大稱善宣付史館帝嘗

與近臣言於休致諸臣中得老成望重者用之咸以盧對立起爲兵部侍郎。盧廷見謝恩。帝曰：卿前任苗疆所向有功奇謀異略可得聞乎。盧以前冊獻帝覽之與汪所進不差一字。駭詢其故。盧奏曰：汪末第時曾住臣家想彼竊抄耳。但期有利於國是臣是汪未足計也。帝終不釋然。召汪來闕與盧面質。汪伏地流汗慚愧欲死。帝甚鄙之遂不重用。

馬周遊長安主中郎將常何家。上以歲旱詔文武官言得失。何平日未嘗學問不知所言。周爲代草陳便宜二十四條。上怪其能。何對曰：此非臣所能。臣客馬周具草耳。上召之與語甚悅。

太上感應篇圖說

竊人之能

臺

樂善堂

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知人。賜絹三百疋。此不特不竊人之能。而且薦人之能。卒之人稱其職。己與有榮。非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哉。感應篇集註下同

高齡初年學道。晚遭病魔。祈佑於直君。真君判曰：齡敗德已久。鬼訟日多。又嘗竊古銘記。以爲己文。水官譴其竊能。清譽特列爲巧詐之首。其不免矣。未幾果死。夫竊能不但竊人文。字如竊人之謀。以爲己所畫。竊人之功。以爲己所成。竊師傅之教誨。以爲己之識見。皆是欺心之事。獲譴必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竊人之能

信

樂善堂



以鐵盜金以瓦盜玉既伎
詐而伎奸生鮑心而蝸腹
忍之諸小人其猶穿窬之

盜也與

上海黃廷佐書



善以忠孝
節義為大
餘可類推

凜然可畏

一說王氏被
虜賊曾殺其
男始與夫欲
私之婦陽曰

我為舅姑
夫服期年乃

可賊嘗從所
請使妾媵為

守至歲上
擊殺唯死

咬指題詩
聲淚俱下
豈失節者
所能為

石上血詩至
今地起而新
風

為人何難
太則

宏教真君
印柳仙為
昌胤弟子

設節義者
即君模樣

蔽人之善

凡有所長皆謂之善。必抑之使不得彰。過之使不得達。士
庶人為之。祇自壞其心術。滅其善根耳。操權秉政之人。必致排
擠英賢。埋沒正士。上悞國政。下害蒼生。所關豈小哉。

福清王烈婦。美而多才。嫁士人為妻。生有子女。賊兵破閩。被
擄。烈婦求死不得。遂從軍行。主者屢犯之。皆以巧計脫。因烈婦
有殊色。主者心愛之。不忍拂也。軍至清風嶺。高千仞。下臨絕壑。
烈婦曰。得死所矣。詭云欲遊賞。主者許之。烈婦登峰頭。最高處
見有方石如鏡。咬指濡血。題詩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灾。棄女

太上感應篇圖說

蔽人之善

信堂

樂善堂

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應料幾時回。兩行清淚頻
偷滴。一道愁眉鎖不開。迴首故鄉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題
畢投唾而死。主者為嘆。為之設祭。時名士楊濂夫住西湖。評騰
海內詩文。覽烈婦傳。笑曰。被虜不即死。隨行許遠。何足取也。援
筆題其傳後云。介馬駝駝萬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同劉阮
桃花色。不似巴陵漢水清。後濂夫六十無子。每日告天。夜夢宏
教真君告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王烈婦昭如日月。汝以劉阮比
之。刻薄甚矣。汝雖不能損烈婦之名。但蔽人之善。存心太苛。故
罹重罰。濂夫醒於次日。愁香謝罪。改題前傳云。天荒地老妾隨

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從
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處秋風無淚寫
哀銘隨夢烈婦來謝未幾生子

萬厯間江陰縣修縣志一廩生有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
其名而無實蹟可考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
氏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削
去乞究其事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旣輕節義當削其祿籍令
蹭蹬諸生間二婦泣拜而去生聞之斥爲妄語明年果考劣等
奪廩遂憤鬱而死感應篇集註下同

太上感應篇圖說

蔽人之善

億四

樂善堂

常州進士蔣煜爲麻城令有賣腐人拾得遺金五兩攜歸語婦
婦囑候失主還之鄰人目擊俱爲嘆美少頃遇失銀生驗實全
畀之旁人高其義勸生酬銀五星生不肯賣腐人亦忿遂爭鬪
生入稟縣詐稱失完糧銀十五兩爲某所獲今止還三分之一
餘銀乾沒懇爲追究煜卽拘訊得其詳隨召其婦及鄰人與勸
分者鞫詞皆合煜詰生曰汝銀果十五兩耶生詞不能改應曰
然煜顧謂生曰汝失數與彼拾數不合想另有拾之者汝可別
訪此銀與汝無涉卽給與賣腐人去生咋舌而出邑人稱快

太上感應篇圖說

蔽人之善

信善

樂善堂



棄女拋男實可悲雲

鬟一任曠風吹至今指

血題詩處慘暎羊公墮

淚碑

星舫林翰瀛書



形人之醜

醜者人所共知之敗行或偶然失悞或出於不幸言之已傷忠厚况形容宣揚人何以堪無論其報復如何所損陰陽不亦多乎

四字為文
人逼病

章齊一能文好嘲遇人有醜非巧造謠詞即暗揭通衢使人醜態畢彰不可復掩嘗與友人赴鄰縣其友少年不諳縣尹出不知避道被責十二板囑章勿言章含糊應之回家逢人便說且形其如何採打如何叫痛之狀歷歷如繪更編黃鶯兒小曲一闕句句暗藏十二之數其曲云一日幾時辰羨甘羅早得名

太上感應篇圖說

形人之醜

信美

樂善堂

靈脂炙越
人不堪

金釵對列天緣定巫峰遍臨欄杆遍凭今年歲月偏無閨恨奸秦金牌召岳令箭插全根此曲傳播膾炙人口其友每出相識者皆歌此以嘲之友所聘之妻尙未完姻因是抑鬱而死友忿極遠赴揚州瓊花觀出家為道士每日在三清前哭求報應章亦坐謗朝政流竄登州性猶不改造謗如故一日與人在茶肆中間談正在指摘某人閨闈不謹某人品行不端忽瞪目大叫日三清差人來割我舌矣即取身帶小刀將舌連根割下切成十二塊喂狗須臾而死竄所無人殮殮拋屍荒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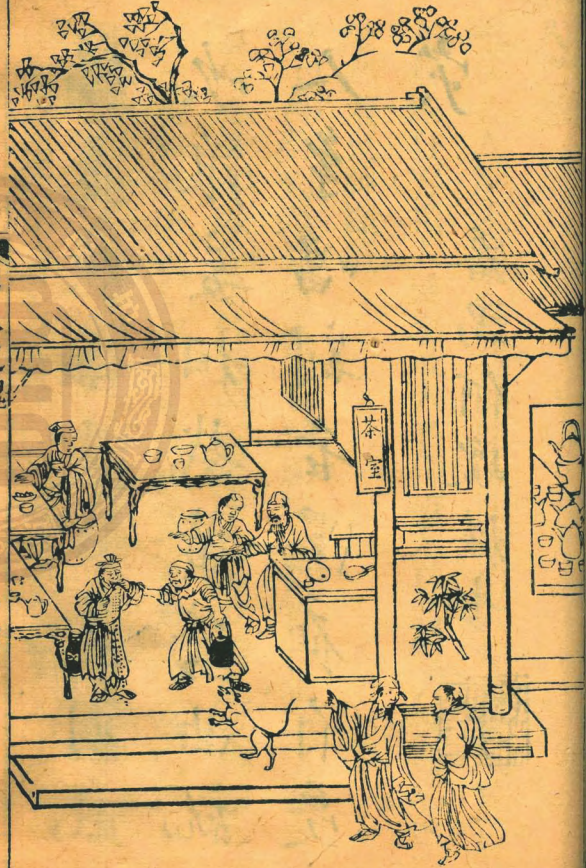
舌切十二
塊正應黃
鸞曲暗藏
十二之數
三清之神
靈甚

太上感應篇圖說

形人之醜

僿

樂善堂



編造歌謠逞口才因風
 吹浪妄相裁黃鶯曲就
 人爭唱割舌還應自受
 災

番禺何瓊樓書



評人之私

謂私者。人所未彰之醜行。曖昧不明。最怕人知。若乘機攻發。使人無地自容。損人聲譽。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心地陰險。必遭鬼神譴責。

江西蔡氏聚族而處。宗祠祭祀。輪房值管。一年該蔡繼宗輪值。有族弟蔡繼先。出外貿易。其妻李氏。少艾獨處。夜被賊五六人入室。細縛。劫取衣物而去。眾皆疑盜。有夥姦之事。然亦不過揣度。未有實據也。時逢秋祭。繼宗貼榜祠前云。凡我族人。有品行不端。閨門不謹者。毋許與祭。以辱祖宗。繼先亦知此榜為己。

太上感應篇圖說

評人之私

真

樂善堂

前猶暗說
茲則明言

繼先已成
竊盜猶復
追剿那得
不受報

貼也。然不到又不可。只得忍氣進祠。繼宗攔阻。不容進內。且詰之曰。爾妻赤身被盜。細縛不能死。節爾之閨門。肅乎不肅乎。請自思之。復對眾宣揚。編造李氏醜態。以實之。繼先羞忿欲死。遂挈妻遷往鄰邑居住。不敢再與祠祭矣。一日前盜被獲。審出夥姦。是實。繼宗特往鄰邑。全錄縣供。遍貼通衢。繼先無顏。遠遷江南蘓郡。時繼宗之子痴蠢貌陋。妻柏氏憎之。通其表兄王某。相約私奔。至蘓州閶門。忽遇繼先。擒住送官。王某問徒發遣。柏氏遁解回籍。繼先附字與繼宗。曰。向日拙婦被盜。事出無可奈何。屢承兄教。汗顏領受。今姪媳柏氏。貌比無雙。王某才同仙客。兩

雖先亦是
毒口然因
繼宗刺薄
於前痰壅
氣絕乃其
白取

兩宵遁被獲到官供案昭然嗣後再逢祠祭弟與兄均與祖宗
增光矣恐兄之增光更甚也謹全錄縣供呈閱西江兄萬不可
住弟在姑蘓製有敝廬數椽可挈嫂來同居此望繼宗一見登
時痰壅氣絕

晉臧成翰兄弟自相懷忌成翰以監司守制家居同祖弟罔
翰爲待詔宣言於朝暴成翰居喪不法狀落職山濤判曰吳起
忘母見絕於曾參楚直證羊受誅於孔子皆乖倫理並玷士林
嗟乎仕途之險也乃至兄弟相許其見斥逐於山公也宜哉
應篇集註下同

太上感應篇圖說

許人之私

儻

樂善堂

馮商延一堪輿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
曰遙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砍大樹倘吾輩往前恐被驚跌
至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存心如此牛眠鹿卧不足道也
後子京舉三元入相先哲有云風水在心不在地誠哉是言
劉攽劉恕同在館中攽一日問恕曰聞君前日冒雨往州西何
耶恕曰丁君閒冷故訪之耳攽戲謂曰丁君方判刑部得非有
所干請耶恕遂懷忿至不能解異日攽方知果有干求彼時誤
中其諱耳可見一語之誤便已結怨如此况有意攻訐者乎

太上感應篇圖說

許人之私

借牛

樂善堂



誼屬連枝居共村忍心
 妄議辱周門異時子
 媳沾多露中再貽羞
 不可言
 謝國霖書



耗人貨財

耗者取之未必皆我而實由我耗之如權貴之子弟暴富之村翁或帮其嫖賭或唆其興訟蠱以邪說詐為親附如鼠之蝕糧虫之蠹木不知不覺使其家業凋零子孫狼狽罪不盡在受財貨之人更在耗財貨之人也

論極平允

接行甚殷
主人設局
從此起

女優演戲
最壞風俗

太上垂誠
云不見可
欲則心不
亂信然

下面多少
鋪排皆從
三日中來
霍商一味
認真臨其
后中

是大老官
孽子

河南富商翟永順販荳萬石至蘄州發賣行主人接待甚慤邀清客花中鳳陪其閒遊叙話翟係北人性情直率一見中鳳能言笑善奉承吹笛唱曲引嫖帮賭無不通曉遂成莫逆時刻不離一日觀女優演戲翟鼓掌稱妙中鳳曰此殘桃敗柳耳何

太上感應篇圖說

耗人貨財

儻

樂善堂

足賞鑑城西有霍大官人曾任顯職家多聲伎論貌則閉月羞花論歌則繞梁裂石尊兄若見則視此輩如土壤矣翟懇其先容中鳳別去三日方來翟問所事就否答曰我敬達尊兄之意彼已善允明日當同往也次早翟櫛沐更華服備盛禮使中鳳引路至一甲第輝煌赫奕數青衣守門見中鳳皆立起曰主人有命客來即延入無用通報中鳳引翟轉無數雕欄曲檻方至大廳湘簾繡幙玉爐金鼎擺設精工坐半晌方見主人扶小童出曰老夫瘖拙家居久不見客因中鳳談及高雅是以願交翟謙謝呈上禮物主人笑顧左右收去似不甚經意須臾酒至命

花處分二
段看須知
前段歌飲
全要引入
後段擲骰
子或淡或
濃使崔商
不覺入其
圈套少年
出門喜開
熱受奉承
者皆當大
書一通刻
刻在心

如此騙法
真補局也

至此方知
騙矣

家伎俏觴有四女出拜一吹笛一吹笙一彈絃一鼓板皆殊色也輪遞而唱音如新鶯百轉嚶嚶動人掌燈時主人留宿翟亦不願去酒闌主人先歸寢四鬟亦隨進小童引客至西園安歇翟因酒醉難寐呼中鳳開話遍覓不見又聞附近有骰子聲啟戶出視見一小門半掩內有曲房三間花木掩映數女在內呼盧皆貌若天仙中鳳亦在其中翟不禁心癢呼中鳳至曰好快樂也答曰幸主人安寢尊兄若不惜鈔入局亦無不可翟曰但得親近神仙傾家不惜也中鳳邀翟入眾女亦不羞拒遂共賭不一時眾女皆負一小伎年可十六七面紅腮赤怒曰我姊妹

太上感應篇圖說

耗人貨財

臺

樂善堂

今日大敗豈容不復入內取一玉瓶出曰只此孤注若再贏去吾便服矣眾女駭然曰此主翁愛物爾何敢擅動翟原無貪財之意見美人發急情愿認輸一擲而敗眾女鬨然大笑將瓶內之物傾出乃祖母綠貓睛石明珠等類約值五千金中鳳估計除還所贏該找銀四千兩立勒翟寫會票至行中交割翟慨然無難色次早主人推病不見客翟回至行中清負畢中鳳又勾徃四處嫖賭萬金資本銷耗俱盡只得垂翅而歸次年復裝貨至蘆州訪中鳳已不知去所問霍大官亦邈無其人始知光棍設局夥騙付之一嘆而已後歸家夢行主衣黑霍大官衣白巾

試思此二
大能運萬
金產耶但
願他不局
騙不願他
如此報

鳳衣斑向翟叩曰耗君貨財今來還報矣時翟家母犬生三子
正一白一黑一斑乃三人所變也

丁湜少負才名性豪爽酷嗜賭父責不悛怒逐之浪遊京師
經營補太學南省奏捷偶過相國寺有術者謂曰君氣色極佳
吾在此閱人多矣未有如看者問其姓名即大書於壁云今年
狀元是丁湜湜益喜自負賭益豪聞同榜兩蜀士挾多貲即設
局延之湜連勝得錢六百萬越數日復詣寺中術者一見大驚
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即中榜亦無望何況魁選急揭壁上書嘆
曰壞我名此言殊不驗矣湜驚問故術者曰相人先觀天庭明

太上感應篇圖說

耗人貨財

信

樂善堂

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
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且曰戲事亦有損乎術者曰君莫謂此
事為戲也凡關係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義之得自然減福
湜深自悔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術者曰既發真心神必知
之果能悔過尙可占甲科但恐居五人下也湜歸急還其所得
是科徐鐸冠榜湜居第六

感應篇集註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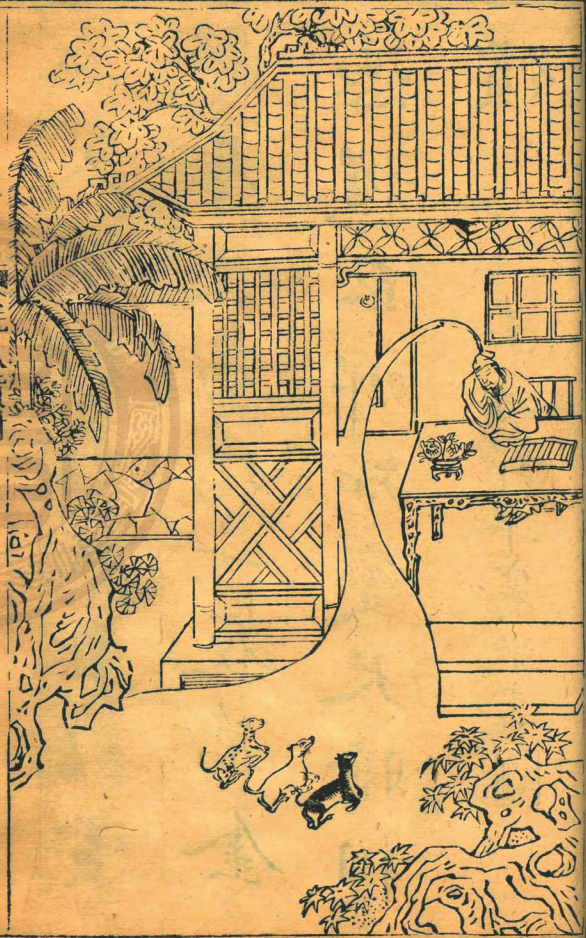
文奇蜀人挾燒煉之術耗人貨財富商李十五積貨累萬惑奇
之術三年掃地遂至自經奇復在劍州僦一屋煉藥火發延燒
奇倉皇走避既出復入竟死於燒藥之所

太上感應篇圖說

耗人貨財

信

繼善堂



誘人嫖賭昧天良結黨
 聯羣設局場一夜萬金
 憑攫取那知變犬暗相
 償

南海鄧卓騫敬書



離人骨肉

離骨肉謂一體至親也。離有二義。一作離異之離。如父子兄弟夫婦本一家團聚之人。因其迫脅致各離散也。一作離間之離。如天倫之樂本無罅隙。縱有小嫌。理宜勸解。乃挑激播弄。使其骨肉如仇。終身不解。罪孽尤重。

渤海皇甫松弟皇甫竹皆職員。松性刻薄。交接衙門有武生姜封國為謀主。遇事武斷。人莫敢撻。竹忠厚無能。閉門自守而已。析居之日。松田園房屋取其美者。竹之所分皆薄田。敝廬。吞聲忍受。不敢與兄較量。竹妻婁氏心懷不忿。每逢朔望至城隍

太上感應篇圖說

離人骨肉

信五

樂善堂

松若無姜或未必至此列為首惡非過也

廟哭訴詞列姜封國為渠魁首惡。一日姜在松家叙話。忽睜目謂松曰。令弟婦告我。縣差來拘要去矣。言訖昏暈。昇至家氣絕。心口尙微動。家人不敢殮。時六月念三日也。姜初暈時覺身與二差行崎嶇山路。天色慘淡淒涼。如深秋欲雨之時。須臾進城街市。宛然都會。遇亡過親友拱手之外。不交一言。至縣前兩差帶姜至水磨店借坐。一差進衙探消息。姜看大門外懸聽審牌內。有一起離人骨肉。帮佔家產。事婁氏告姜封國等。看甫畢。差跑出口喚矣。拉姜從東角門入。至堂前跪下。尹年可三十餘。有上髻無下髻。紗袍緯帽。遵本朝制度。一吏在傍唱名。唱至姜即

刺口者至
此無用

諒得冷然

宣平等公
道豈獨骨
肉之間

尚矧畏神

斥責曰兄弟乃同胞骨肉爾從中挑唆帮佔家產情殊可惡。姜方欲辨尹曰此處不比世間容爾利口爾之一舉一動皆有簿記奚以辨為命決杖六十再候發落。唱名吏隨姜至二門外取扇搨涼。姜進前揖曰我有老母少妻懷抱子女若羈而不歸合家俱死矣。吏仰天大笑曰子真迂儒到此地者誰無母妻誰無子女豈能來而復回。但本官既有另候發落之諭爾靜聽可也。復聞堂上傳呼姜趨入尹曰閱爾簿記惡端甚多本應罰入地獄。但爾尚有五年頑福未享可急回傳諭皇甫松骨肉之間宜平等公道毋令婁氏再來纏擾。輸原差速送歸到一小山頂。

太上感應篇圖說

離人骨肉

集

樂善堂

差將姜推墮一唬而甦時已六月二十六矣。親友問慰姜盡言不敢隱驗其背上杖痕青紫宛然。松聞之乃退贖產竹妻亦不敢再赴城隍廟矣。姜逾五年而卒果應神言。此乾隆七年間事。乃姜親口述者。

爾宋呂陶為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其隱幼弟田弟長而赤貧控之公集訊三姊俱伏罪吐田還弟弟荷公德願賣田之半作佛事以報公公諭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幸有彼主守故田到今尚在不然亦必為他人所奪今與其捐半供佛曷若分遺三姊以全骨肉之情乎弟從之友愛如初後陶位至中丞。

太上感應篇圖說

離人骨肉

第七

樂善堂



頭上青天不可欺
 離人骨肉已先知
 凄風苦雨黃泉路
 孽鏡臺邊後悔遲

平川劉程安書



侵人所愛

侵奪也。世間萬物，各有所主人之所愛。而我用計倚勢奪之，去劫盜幾何。萬一我之所愛人若奪之，我將何如。以我之心，譬人之心，則妄念自息。

所謂怒道

古云治容
誦淫娶妻
不願有貌

觀遺言魂
已歸劉氏

明張綵，逆閹劉瑾之黨也。以附瑾仕至吏部尚書。有劉介者，少年科甲，為撫州守。新娶吳氏，國色。綵聞而慕之，乃陞介為太常卿。既履任，綵往拜之。日子得此擢，誰之力也。介謝曰：賴公提拔耳。日子既知恩，何以報我。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子既諾矣，介愕然不知所為。綵即揮從人以肩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人所愛

儻

樂善堂

輿入擁其妻以去。綵妻性妬，不能相容。吳氏日受凌逼，投繯自盡。懷中遺言請歸屍。劉氏綵大怒，命火焚之，投其灰骨於河。介削職，回籍。晝夜思念亡妻，棄事而寢。冀圖夢中相見。一日忽聞茅山道士善招魂之術，乃往求之。道士曰：得本人親體衣方可行事。介曰：亡妻衣衫甚多，俱藏箱篋，久不忍視。止有百蝶裙一條，乃其所最愛者。臨別時，留為記念。吾見此物，如見亡妻。行坐不離。今現在此。道士曰：得之矣。乃打掃淨室，兩層內層，枯白紙書符於上。前供香花酒菓。外層為介棲息之所。戒之曰：君當存心定氣，想其音容，思其嗜好。每日看紙，如有人形，全似尊閻，則

以生時所
爰之裙向
西而招深
得招魂至
理宜其聲
形並到也

果如魂言

事諧矣。介如言。看至三日。方隱隱有人樣。五日全身畢現。七日則宛然妻也。但少氣耳。介不覺傷感大痛。道士責之曰。措大不識頭腦。死生夢幻。奚以哭爲。至夜半。道士書符念咒。舉裙向畫而招。畫中漸聞啼聲。曰來矣。香風過處。吳自畫間走下。凝眸合睇。若不勝情。握介手曰。雖居權門。時刻思念。奸綵侵君之愛。殘我之屍。惡大彌天。不日卽有滅族之禍矣。妾以情死。仍以情生。感君戀戀十七年。後當仍爲君婦也。道士曰。娘子宜速歸。恐遭冥府譴責。呵氣一口。其魂卽散。視其畫仍一白紙。介對紙而哭。道士曰。人世光陰。十七年如一瞬耳。奈何不稍緩須臾。以圖再

太上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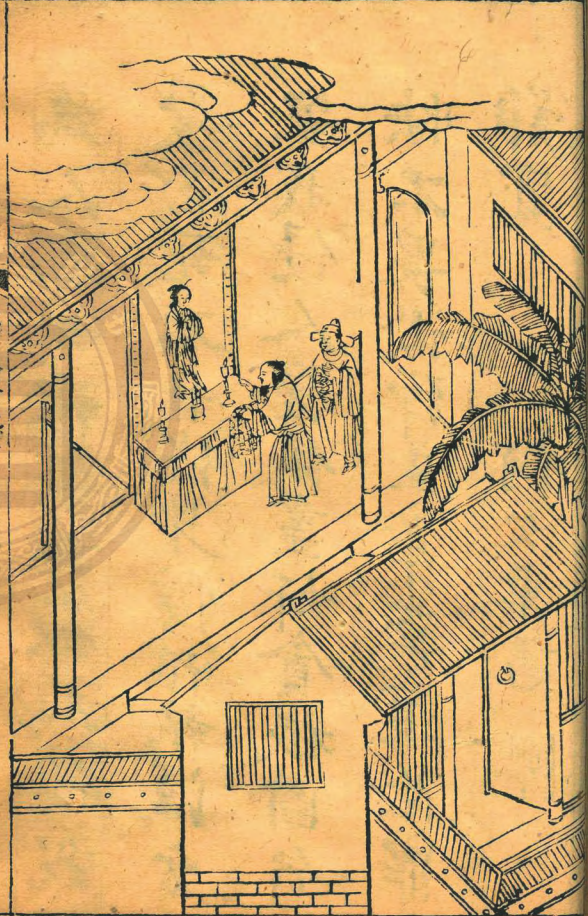
侵人所愛

信九

樂善堂

會介以重資酬勞。分釐不受。遂別去。介嘗賦詩云。惆悵金泥百蝶裙。春來常喜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畱得。返魄全憑李少君。綵後以瑾黨夷三族。介以原官起用。奔走仕途。十七年斷弦未續。至四十二歲。有顯官吳姓之女。年方十七。願與聯姻。介遂娶之。看其聲音笑貌。容色舉止。宛似前妻。亦愛著百蝶裙。蓋其所好之物。隔世猶不忘云。

舒芬爲翰林時。家書來有以鄰侵其牆告者。公批書覆之曰。千里書來只爲牆。讓他幾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為人處世誰無所歡人侵我
 愛至死不甘終身懷恨報復方
 安我侵人愛彼盡奸貪祇圖自
 快不畏譏彈王章莫道陰罪

難寬

何文卓書



助人爲非

凡人爲善。非誘掖獎勵。則爲善必不力。凡人爲惡。非朋比贊勳。則爲惡亦不至太甚。一有助之者。而其惡熾矣。故律有造意主使之條。冥冥之中。獨可違乎。

案本朝康熙年間。有周姓者。爲人老實。開張布店。一日在店中。忽見四陰差蜂擁而來。將周鎖扭拉去。家人疑其中惡。延醫調治未甦。周魂與差同至城隍府前。有吏持公文付差曰。可將此人解往南京都府投訊。四差同周卽行。過高寶揚州。至儀真渡江。霎時到省。赴都府投交。候出批文。又解杭州都府。周與四差

太上感應篇圖說

助人爲非

信全

樂善堂

孫家見面

過鎮常蕪嘉諸郡。轉瞬到杭。足似騰雲。不甚困苦。至都府前。見侍衛森嚴。周不知何事。被拏。傍徨悚懼。忽一少年女子。指周罵曰。還我命來。周答以素昧生平。莫非錯認。正在爭辯。聞內擊雲板。鼓吹開門。都府陞堂。衆役將周與女帶進。跪階下。都府看原狀畢。命取前案。吏進破爛卷宗一束。都府閱之良久。叱女子曰。這婦人狠刁。原來係已結之案。如何又來控。蓋此案乃前明嘉靖二十年事。杭州有土棍劉爲麟。愛鄰趙姓之女。欲謀作妾。先用銀爲囑。誘趙以女質借時。周前世名李廷秀。作代書。善洗補字跡。得劉銀四兩。將券內質字挖去。改爲賣字。銀到取贖字。改

改書字已
非改爲妾
字大傷天
理

歷歷叙得
詳細令人
慨然

安插極妥
可謂能吏

爲情願爲妾。字女被姦。佔二年日。受打罵。自刎而死。一靈不昧。赴東岳帝控告。批發杭州都城隍查究。審出真情。劉爲贖罰。一世變猪。二世變犬。三世變牛。緣作牛。又不馴良。觸死人命。罰入州。重道魂魄銷滅。不可追矣。李廷秀不合得銀四兩。助人爲非。罰變爲猪。再世三世爲商。循謹無過。四世託生爲周。去嘉靖時。已一百七十餘年矣。因當初結案時。未將趙氏作何安插。以致沉埋至今。新府到任。趙氏復控准審。都府看明原由。諭掌案吏曰。速令趙氏轉輪。以斷葛藤。吏跪稟曰。歲終人丁報冊。若被岳府檢出。不但前此下吏俱得重譴。並歷任諸府亦有失察處分。

太上感應篇圖說

助人爲非

信空

樂善堂

惟佛力甚大。能令亡魂從蓮花生。不由地府轉輪。則彼此無礙矣。府默首稱善。謂周曰。爾助人爲非。雖已受報。但此女久無歸着。亦爾未了事也。宜速同回。延僧超度。周叩首情愿。府卽諭差送歸。周携女同行。女不復詬詈矣。至家而甦。卽廣延僧衆。虔誦佛經七晝夜。西向化紙。見女從火光中作謝狀冉冉而去。爾吳中某公子欲私一少孀。與友謀之。友授計。公子喜約某日往。是夜其父夢。朱衣神告曰。汝子科第中人。因壞心術除桂籍矣。友某命本貧賤。復爲謀不善。應寸斬其腸。父驚覺。立至書齋。某友已腹痛而死。公子漸發狂。披髮行市。不救以卒。桂香鏡

太上感應篇圖說

助人為非

信全三

樂善堂



助人作惡罰為豬只為貪
 金擅改書身死百年猶被
 控夜臺應自悔當初

瑞穀張嘉澍



逞志作威辱人求勝

天道循環

處世大病

辱人太甚

此篇高已
卑人

此語狂妄
任性

逞志肆我之志也。作威如倚勢仗財等類。辱人凌辱其人。求勝謂我本無理。乃以財勢凌辱貧賤。使不敢不伏於我。以為勝也。此雖一時快心得志。豈知天道惡盈轉盼之間。熱鬧戲場。化作冰冷向之受辱者。不及於其身。必報於其子孫。可不畏哉。

廣城郭文彬饒於財。曾官員外郎。為人狂妄任性。高己卑人。時逢元夜。滿城士女出遊。彬於門前紮鰲山一座。人物皆能自動玲瓏奇巧。左有蟠龍鱗甲閃爍。能吸水噴薄。右有虎豹騰躍。勇猛如生。觀者絡繹。有西江流寓士人曹志美。偕妻金氏賞玩。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逞志作威二句

信四

樂善堂

因人多擠散。郭於簾內見金氏少艾。命狼僕拉進。逼令侍酒。金氏喊叫不從。時志美尋妻不得。正在徬徨。忽聞喊聲。奔進責之。曰：清平世界。何得無禮。郭大笑曰：爾這乞丐。不識抬舉。我富貴之人。恩及丐婦。屈尊多矣。謂爾妻容色能中我意乎。呼諸婢出。皆錦裙綉襖。翠遶珠圍。令志美觀之。曰：較爾丐婦孰勝。又呼眾僕侍立。俱靴帽鮮明。衣裳齊楚。又謂志美曰：較爾乞丐又孰勝。遂給紙筆。令志美寫伏罪文。約不合於元夜。同妻無禮。嚷鬧懇免。送官志美見其炎炎之勢。只得照依書之。方得放出。是年同妻回籍。應試。即中式。不數載陞至廣東廉訪使。時值正月。志美

總纂舉
並非齊會

曾看的道
理透郭之
得免重罪
俸也使他
人處此郭
無死所矣

着破衣私訪。從郭宅前經過。適郭送客出門。一見志美呼而笑。曰。爾非向年寫伏罪文書之人乎。窮更甚矣。命取銀二兩絮袍一件。與之。志美故作感謝。次日履任。上元之夕。大張花燈。公署前命紫鰲山龍虎如郭昔年時。遍請眾紳。郭曾居官。亦得與席。一見志美。魂飛膽喪。叩頭請死。志美曰。爾罪固所當誅。因前日送金贈袍。尚有人心。今待爾以不死。但今夕縉紳雅會。豈容越牛混擾。命取敝氊一片。使郭席地而坐。給以荳羹麥飯。食畢。郭謝賞。志美戒之曰。富貴豈有定境。我今日如此待爾。迴憶爾向日若彼待我。真是一戲場耳。取扇一柄。援筆寫古詩一章。以贈

太上感應篇圖說

選志作威二句

壹壹

樂善堂

之君不見。河陽花今日如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箒。人生馬耳。射東風。風柳色桃花。豈能久。蕭相當年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二子豈是大君子。窮通流坎。皆偶爾。郭得詩。愧赧欲死。

南京史良佐。為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為起。乃執數輩。送東城御史究治。東城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了。曰。何誤。曰。尚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時。出入里中。眾或走避。輒使人止之。曰。與汝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而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民等愚意。謂史公猶倪公。遂不為起。不意逢

彼怒也。東城御史笑而釋之。感應篇集註下同

金誠廣州右衛軍也。讀書社學。指揮使張某最無賴。詰之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糶草烈日中。稍緩則撻之。誠泣曰。誠讀書期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拘其父寤辱之行。賄乃免。永樂丁酉科。誠領解。卽聯捷。授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殼觫甚。一步九頓。誠笑迎之。爲言於堂官。釋其罪。張謁謝。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其子後亦登第。

附錄周初平先生百忍說

忍之爲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窒慾。忍之方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遲志作威二句

集

樂善堂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卽忍之旨乎。忍爲德行之本。忍爲聖賢之基。忍爲豪傑之用。故君陳篇云。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云。齒剛則折。舌柔常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鬪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爲上。是故不爲己甚。聖而忍也。犯而不校。賢而忍也。不報無道。強而忍也。慮以下人。達而忍也。仁者其言也詘。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美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難。簞食鵠衣。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己也。忍。餓於嗟。來。忍。渴於盜泉。其篤學也。忍。痛於刺股。忍。寒於立雪。夷齊餓首陽。爲義而忍。薛苞勤

灑掃爲孝而忍。寇恂屈賈復爲忠而忍。子卿甘嚙雪爲節而忍。險阻歷國。文公忍而霸晉。卧薪嘗膽。句踐忍而沼吳。屈體鴻門。沛公忍而蹙項。潛泣枕畔。光武忍而興劉。子房忍。圯上王孫忍。胯下夷吾忍。檻車師德忍。唾面劉寬忍。污袍王旦忍。墨飯終身讓路。朱仁軌之忍也。遜謝叩馬。李文靖之忍也。大耐官職。向敏中之忍也。污卷自陳。夏原吉之忍也。折節受侮。公瑾能忍。讓溫克。不怠康成。能忍。度屈己抗禮。鄭公能忍。貴六院同庖。君良能忍。義無地起樓臺。萊公能忍。儉若夫忍。嫌於秉燭。忍捷於圍碁。忍功於大樹。忍主於道。黎忍。想於射牛。忍屈夷門而救趙。忍恥。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逞志作威一句

傳

樂善堂

飯牛而相齊。忍乞吳門而覆楚。忍事女主而返周。忍之爲用。其大矣哉。明此忍。則客纓可絕。明此忍。則帝足可躡。明此忍。則菹蛭可吞。明此忍。則寶盤可碎。明此忍。則巾幗可不恥。明此忍。則袖釧可不問。故我舌尙存。毆亦忍。佯死棄廁。辱亦忍。不欲知名。毀亦忍。驢面署名。侮亦忍。償同舍金。誣亦忍。認馬不爭。妄亦忍。髡鉗自貶。怒亦忍。梁上君子。盜亦忍。孟德憐才。則忍。陳琳之檄。狄青克己。則忍。劉易之詬。袁盎恕吏。則忍。侍兒之私。馬翁恤婢。則忍。斃兒之誤。跪而結韉。釋之忍。下賢也。失印自如。晉公忍。變故也。繫獄讀書。楊溥忍。縲絏也。遇刺不驚。魏公忍。授命也。不究。

竊器齊賢以忍容人也不認原金知常以忍全交也先嫁令女
鍾離瑾以忍恤孤也焚券擇配寶禹鈞以忍宥過也人情最難
忍者色與財若靳翁之踰垣避女馮商之還妾贈金曹鼎之書
名自戒羅倫之拒女奔樓是能忍乎色者林積之約主還珠高
翁之捐金完配朱軾之代完青苗舒翁之館貲救婦是能忍乎
財者由是觀之自帝王以至卿相自豪傑以至聖賢未有不得
力於忍者也是以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忍人所不堪忍人所
萬難處之忍如冰之忍凍而益堅如金之忍鍊而益精如松之
忍寒而益勁忍之爲德至矣庸夫不明此忍則爲暴戾爲橫逆

太上感應篇圖說

達志作感二句

信大

樂善堂

爲作亂莫大之禍皆始於不忍可不戒歟噫張公藝所以有百
忍之規余因以自警爲之廣其旨云 桂香鏡

徐太史跋王用子夢驗記云久聞百忍說常以未見爲恨正錄
此案時適潯陽友人貽常惺集快觀是篇亟附刻以廣其傳未
審初平先生果周解元先人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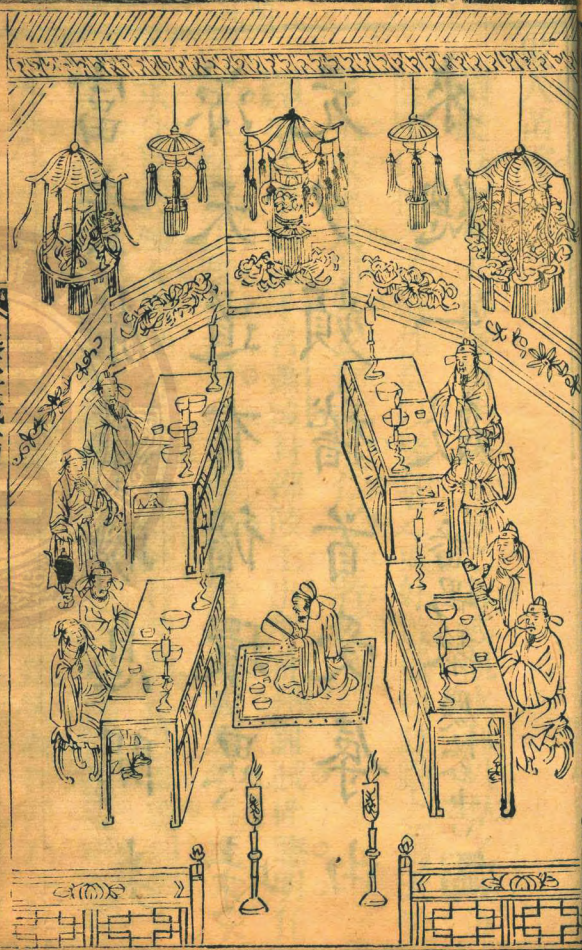
潘振聲先生勸人自反歌 橫逆來兮宜自反若自反免禍患
縱彼不是有十分必然由我有幾分我非聖人豈盡善不可責
人而宿怨但肯反求理愈見臨事精詳心愈練一番經歷一番
益省了多小閑氣力如此忍耐免傷財若施強暴必招灾 人鑑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逞志作威二句

停九

樂善堂



富貴榮華瞬息閒炎
 涼天道有循環異時
 元夕頻稽首受辱由
 來總一般

番禺黎慶容書



敗人苗稼

民以食為天。苗稼關乎民命。敗之者。或阻水利以旱之。或決隄防以揜之。或縱牲畜以踐食之。或好遊獵以蹂躪之。傷天地之生成。絕民間之衣食。此不仁之甚者也。

梁武帝第三子名蕭綸。封邵陵王。出守徐州。雖賦性聰明。狂放不循理法。在徐之日。或扮僧道。住宿祠廟。或為乞丐。至人家求食。見好婦女。即硬行姦宿。民間終日閉門。市井蕭然。如無人之境。性尤好獵。出則車數十乘。馬數百匹。於阡陌畎畝中。張羅設網。時值仲夏。二麥成熟。綸人馬到處。盡遭蹂躪。有田夫於馬

偏是聰明人多犯此病

不仁之甚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敗人苗稼

僊十

樂善堂

首哭阻。言語稍戇。綸大怒。忽見有賣魚者。挑有黃鱔。唱令隨役。扳開田夫之口。將生鱔一條捺入。用刀割其尾。鱔護疼鑽入腹中。田夫須臾七竅流血而死。綸方鼓掌稱快。臺諫知其事。據實入奏。帝念親親之誼。不忍加誅。嚴旨切責。綸得旨不謝。反出怨言。一日街市閒行。見一老者。與武帝一般品貌。喚至府中。取出冕旒。龍袍法物。使之穿戴。老者叩頭稱不敢。曰。小民着此。立刻折死矣。綸曰。爾見優人。日日扮玉裝。帝折死幾人。我不過令爾暫作優人。訴我心事耳。老者不敢不依。穿換畢。命兩人將老者捺坐椅上。綸於階下行大禮。奏曰。臣忝任徐州。勵精圖治。並無

此真禽獸
非人矣

過失不意。父皇過信人言。欲加臣罪。絕父子之誼。滅天性之親。用敢當陛奏。請伏乞明示。奏畢。起立。揪老者之耳曰。我有何罪。爾如何不說。老者曰。殿下至聖。至明。何以云罪。綸曰。我旣無罪。爾不該聽信人言。命捆下重責三十。逐出。此事傳至京師。帝命刑部用檻車往擒。至半路。見有數巨人曰。我穡神也。汝壞我功。多矣。言訖。即有一赤蛇鑽入綸口。從臍中鑽出。其死較田夫更慘。

爾錢益者某僕也。主因謀鄰田不遂。以稗數斗。密令益散鄰田中。益謂妻曰。彼家力作。何忍誤之。然不爾則逆主命。奈何。乃私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敗人苗稼

堡

樂善堂

熟蒸其稗。主偵之。見稗已遍散諸田矣。既而稗不生。主心異之。莫知其故。後益生子美。中成進士。爲顯官。益隨子到任。受封。老且病。憊甚。自度不免。有乩仙降筆曰。三十年前。黃稗事。賜君貴子。更延齡。君勿憂也。病果愈。又踰數年始卒。感應篇集註

常州鄉民仇某。與周某有隙。周田禾數十畝。正垂穗。仇率其眾。夜往搥之。次日周往視。禾已瘁矣。悵恨而歸。莫知誰何。路逢一叟曰。異事。異事。昨暮宿龍王廟。夜半喧言。此地仇某拔周某田禾。獲罪最重。當奏明。上帝四鼓。却回云。奉帝旨。仇某付雷部施行。周聞之大驚。不敢認。是失主未及一年。前言果驗。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敗人苗稼

信三

樂善堂



自恃天潢胄張羅獵於田
 獲禽未及百損稼已盈千
 終歲農功廢全家性命捐
 藉人如杖父貽笑萬斯年

羅衍庸書



